

1964

年

第

卷

第

7

—

12

期



中國青年 7
1964

ZHONGGUO QINGNIAN

阶级仇恨 永记心头

舒野摄影



这个碑是辽源煤矿矿工为了纪念在日伪统治时期死难的矿工建立的。



已经在这个矿里工作过二十八年的老矿工韩永春，在旧井口前，向青年讲述解放前工人的艰苦劳动条件。



右上：养老院里孤身的老工人，向辽源煤矿矿业学校的学生和工人，介绍他们在旧社会经历的苦难和在新社会的幸福生活。



被残害的工人成批成批地埋在这里。
左上：这是万人坑，在日伪时期



中国青年

ZHONGGUO QINGNIAN

• 阶级教育材料选辑 •

- 革命化的重要一课** 本刊编辑部 (2)
——为本期“阶级教育材料选辑”写的前言
- 阶级姐妹血泪仇** 陈秀兰 (3)
——控诉李家圩恶霸地主的罪行
- 苛捐杂税万把刀** (7)
——刘文彩地主集团的又一罪行
- 说不完旧社会的苦** 陈绍宣 (10)
- 假仁义 真剥削** 罗英 (11)
- 方家坟** 邢雁 王元 舒野 东升 (13)
——记日伪统治时期矿工的悲惨遭遇
- 一张工票诉深仇** 邢雁 东升 舒野 王元 (16)
- 丫环** 马志珩 (6)
- 什么叫保甲** 邱远猷 (9)
- 把头制度** 阜东 (18)

阶级斗争 小知识

要使学生在德智体方面

- 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 段力佩 (19)
- 读董加耕日记(诗)** 董必武 (22)
- 绿野放歌** 徐荣街 (22)
——唱给董加耕
- 董加耕帮助我安心在农村** 尹文宏 (24)
- 思想随笔(三)** (26)
——谢觉哉同志札记摘录
- 我的理想是彻底改造盐碱地** 张德全 (27)
- 生产实践中能出大专家** 沈文祥 (28)
- 和群众一起革一穷二白的命** 王敬璋 (28)
- 知识青年到农村不是“丢金子下海”** 杜金芝 (29)
- 一心一意把荒山变成花果山** 崔春风 (29)
- 为什么说《施公案》是一部坏书(阅读指导)** 司马从 (30)
- 用启发式的方法帮助同学进步(青年信箱)** 姚富根 (32)
- 封面: 你们要记住(素描)** 裘沙
- 封二: 阶级仇恨 永记心头(照片一组)** 舒野
- 封三: 咏梅(歌曲)** 劫夫
——为毛主席诗词谱曲
- 封底: 初春(油画)** 韦启美

1964年第7期

1964年4月1日出版

代号: 2—39

编辑者: 中国青年社 印刷者: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社址: 北京正义路3号 厂址: 北京东郊白家庄
电话: (5) 1802 总发行处: 邮电部北京邮局
出版者: 中国青年出版社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地址: 北京老君堂11号 代售处: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电话: (4) 4761 定价: 每册0.15元

革命化的重要一課

——为本期“階級教育材料选輯”写的前言

本刊編輯部

这一期，我們編了一个階級教育材料选輯。一共六篇材料，四篇农村的，两篇工矿的，每篇都有名有姓，有故事有情节，有的还有新旧对比，文字也不太长，很好讀。另外配合了三篇小知識，为的是帮助讀者在有些不好懂的問題上，看材料之外增加点理性知識，了解这些事物发生和发展的来龙去脉。这几点，我們每回下去开調查会，农村、工厂青年都特別叮囑我們要加以注意。現在，我們就根据大家的要求編了这个选輯，献給各位讀者。

同志們，不懂得什么是剝削就不懂得革命。我們青年要思想革命化，要接好革命的班，第一就要接受好革命的階級教育。去年以来，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全国各个角落，有千千万万苦大仇深的老貧农、老下中农、老工人、老干部，向青年們講述了旧社会劳动人民受剝削受压迫和反抗剝削反抗压迫的历史，講述了各个时期連綿不断的階級斗争的历史。現在看，教育青年已經开始成为整个階級的事业了。这些老一輩的骨干是我們革命事业最可靠的支柱，也是我們青年最好的老师；他們所講述的家史、村史、社史、厂史，是真正劳动人民的历史，学习这些历史，是我們青年走向革命化的十分重要的一課。

我們这里刊登的六篇材料，就是从各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选輯出来的。它們强烈地表示了老一輩人对剝削階級的仇恨和抗議，也有力地激勵着我們青年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看，無論是給李家圩当过十四年丫环的陈秀兰，还是被地主王林吸尽了骨髓的叶根香、陈守业，如果没有全中国的解放，他們没办法活下去了！无数貧苦农民就是那样像牛馬一样地被地主富农奴役和虐待死了。怀里揣着一张工票的牛世清，和几个叫不上名道不出姓来的階級弟兄，就是那样被帝国主义强盜、买办和封建把头榨干最后一滴血而屈死在“方家坟”了。这些材料告訴我們，在旧中国尽管剝削者有大有小，但他們都是残酷无情、豺狼成性的。他們对劳动

人民的政治統治，已經像一座大山把人們压得不能动弹，而他們对劳动人民的剝削，更是不一而足的：有重重盘剝的地租，有一本万利的高利貸，有千奇百怪的苛捐杂稅，有不給分文的官差劳役，另外还加上精神上对劳动人民的无数迫害和摧殘；有明搶，有暗杀，有硬的，有軟的，有苦的，有“甜”的，阴險奸詐，无所不用其极。在那样的社会里，劳动人民真是有苦无处訴，有冤无处伸。他們实在走投无路了，就被迫起来反抗，起来革命。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規律，这就是一部旧社会的历史。我們学习这些材料，就是为了要学懂究竟什么叫剝削，什么叫压迫，是誰养活誰，为什么要革命，要革誰的命，要靠誰来革命等等。这对我們青年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和必須学习的基本知識。

这些材料里講到的那些階級兄弟姐妹的仇，报完了沒有？沒有。正因为这样，我們这代青年的革命責任就更重了。这是階級的仇、階級的恨。要彻底报階級的仇，我們这代青年就必須坚定不移地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些材料里講到的那些階級敌人，灭亡了沒有？沒有。反动階級虽然已經被推翻了，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些不甘心被打倒的牛鬼蛇神还会进行阴谋破坏，妄图复辟。尤其是他們的剝削階級思想，还在我們的新生活里針對着青年到处散发着腐朽的臭气。我們这代青年的重大历史責任，就是要永远不忘階級斗争，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使他們的阴谋詭計都不能得逞，并且高举毛泽东思想紅旗，兴无灭資，把我們鍛炼成彻底革命化的坚强的革命接班人。这就是我們学习这些階級教育材料的根本目的。

农村团支部的各位支部書記、支部委員同志們，农村知識青年同志們，工厂、学校团支部的同志們，階級教育是促进青年革命化的中心环节，要狠狠地抓住，經常不断地进行下去。希望你們先仔細讀讀这些材料，然后圈圈划划，認真地組織团员、青年（包括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講讀和討論这些材料，以便使他們从这里再一次受到深刻的階級教育。



阶级姐妹血泪仇

——控诉李家圩恶霸地主的罪行

陈秀兰

编者按：这是一个在旧社会当过十四年丫环的阶级姐妹的血泪控诉，读来是令人触目惊心的。陈秀兰同志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曾向安徽省九个县市几十万人讲述过她的悲惨经历，使广大青年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经过教育，我们各地农村青年已经知道了不少旧社会地主怎样残酷剥削农民的情况。

但是，关于丫环是什么样人，地主阶级是怎样在他的院套屋室里穷凶极恶地奴役她们，从精神和肉体上残害她们，则是很少知道的。那么，大家就来读读这篇材料吧。

有的青年会天真地问：地主老财也是人，他们为什么这样狠、这样毒？陈秀兰同志的控诉，正是从阶级的本质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俗话说：“为富不仁”。一切阶级敌人对劳动人民的残忍、无情，完全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因此，她从切身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地主一样狠，天下穷人一样苦。”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广大青年要做坚强的革命接班人，就是要什么时候都带着这样的阶级仇恨，去观察一切问题，去从事一切斗争。

同志们！你们在报纸上看过《血海深仇》（载《中国青年报》一九六三年六月八日）这篇揭露李家圩地主庄园种种罪行的材料吧？我就是《血海深仇》中所写的丫环“春桃”。我从六岁起到二十岁解放时为止，在李家圩整整当了十四年的丫环。这十四年啊！受尽了煎熬和折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我浑身布满了斑斑血痕，我心头种下了刻骨仇恨，这血泪仇啊！我要控诉，我要说……

入了虎口

“穷人面前路三条，家破卖儿把荒逃！”我家原来住在李家圩西边的一个小庄子上，父母和我一家三口，种大地主李梦庚二亩坟塋地，土质孬，水路坏，一年

到头地劳累，收的一点粮食全被地主刮得干干净净，一粒也不剩。家里没吃没喝，妈妈只好带着我南逃北奔，到处要饭。我六岁那年遇到了大旱，地里没有收到粮食，交不起租。李家圩的狗腿子们，哪里管你死活，还是逼上门来要租。爸爸、妈妈哀求他们缓一缓期。狗腿子们喊叫说：“不行，一定要交。没有粮食，把孩子给东家抵租子。”说着，就连拖带拉，把我抢走了。妈妈为了想救出自己的孩子，紧跟在后面，走一步哭一步，一直跟到李家圩。但在那里等着妈妈的是财主们一张张凶神恶煞似的脸，是写好了摊在桌子上的卖身契。我妈不画押，他们就是一顿毒打。最后，两个狗腿子硬逮着妈妈发抖的双手，逼她在卖身契上按手印。就这样，可怜我一个六岁的孩子，便

以八块钱的身价卖给了李家圩。地主扣去六块钱抵租子，只给了妈妈两块现款。从此，我就落进了虎口，打入了地狱。我爸和我妈以后也就到河南逃荒去了。

人間一座活地獄

李家圩恶霸地主的土地数不清，财产没有底。他们家有二十万亩地，地跨安徽、河南两省的霍丘、颍上、金寨、固始四县。他们自己夸嘴说：“马行百里不饮人家塘水，人走百里不踩人家地边。”李家圩修得像皇宫一样，有房屋、楼台七百多间，里面有堂楼、客厅、书房、绣房、戏院、看台、花园、鱼池……还有关押和拷打穷人的监狱、法庭。据老年人告诉我们说，李家圩从动工到建成，整整花了十年时间。那厚厚的城墙脚下，不知垫上了多少穷人的尸骨！

李家圩地主李梦庚弟兄共計六个，人们背地里称他们是大胡子、二胡子、三胡子……这一群豺狼，在反动政府里是大官（国民党省参議員、伪国大候补代表），在軍界是国民党“剿共团长”、民团的头目，在江湖上是土匪，在地方上又是土豪劣紳。他们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我们头上。他们家只有三十多口人，而侍候他们的丫环、奶妈、女佣人、雇工、厨工和唱戏的就有好几百人。他们挥霍浪费，骄奢淫逸。李梦庚母亲做一次寿，便杀一百多口肥猪，敞开酒席七整天。他的大女儿出嫁，嫁妆摆了七里路长。李家圩庄园是财主的天堂，是穷人的地狱。我在李家圩受的苦真是千言万语诉不尽。

毒打和折磨

进了李家圩，地主便不准我再叫自己的姓名，给我起了个名叫“春桃”，分配给四胡子李松泉这一房当丫环。

现在六岁的孩子，正度着幸福的童年。可是我小年纪，就要当牛做马，听差使唤，稍不称他们的心，就要遭到毒打。我刚进圩子不久，有一天晚上我尿了床。女佣人老刘妈把被子拿出去晒，被四胡子的小老婆看见了，就指着我说：“你这个穷鬼，吃多了胀得来屎来尿。下次晚上不给你吃，看你还尿不尿床。”一边骂，一边用鸡毛掸子抽我；还罚我跪在院子的石条地上，顶着被子晒，什么时候晒干，什么时候起来。我头顶着被子，又是晒，又是饿，时间一久，便晕死过去了。她见我倒在地上，还说：“我叫你跪着晒，你要睡着晒。”拿起棍子又来打我。后来，还是老刘妈把我抱到床上，我才慢慢醒过来。天下穷人心连心，老刘妈待我像亲娘一样，没有她的帮助我是活不下来的，她不止一次地救活了我的性命。

我稍大一些，也只是九、十岁的光景，就要给那

些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端饭，送水，捶腿，捏脚，打扇子，倒马桶。虽然这样小心地侍候他们，可是他们还想尽办法，挖空心思来虐待我们。他们毒打我们有一套专用的刑具，有竹鞭、皮鞭、栗树棍、钉板、毛掸子等，还有一套惯用的刑法，如用烟针扎，铜针锥，跪磁碗碴，撞墙壁，油炸手指头，老猫塞裤裆……我们经常被打得死去活来。

地主家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一天到晚吃的是鸡鱼肉蛋、山珍海味、猴头燕窝。我们当奴做仆的一年到头，吃的是残汤剩饭，生了蛆的腌白菜、臭腊菜。有年夏天，我侍候地主老爷和地主婆娘们吃好喝好以后，才到厨房去吃饭。我盛了一点干饭，夹点臭腊菜放在碗里，用水一泡，蛆虫子在饭碗里直翻，哪还能吃得下呀！我顺手从厨柜里拿了一个咸鸭蛋吃，谁知被四胡子的大老婆看见了。她罚我跪在地上，用毛掸子狠狠地抽我。打着，打着，她喂的猫跑过来了。无人性的地主啊！她一把逮住猫，硬塞到我的裤裆里，把我两只裤脚管扎得紧紧的，我拚命挣扎，可是又怎能挣扎开呢！她一面往死里打我，一面又来打猫。猫一挨打，又跑不出来，便在我裤裆里乱蹦乱跳，用爪子乱抓。可怜我的两腿被猫抓得血肉难分，痛得我死去活来。后来把猫从裤裆里拿出来，猫的爪子上都粘满了通红通红的肉。当时正是大热天，腿上化了脓，尽是一个一个的洞。身上一出汗，腌得痛死人。血水一直流了两三个月，站也不行，坐也不行，睡也不行。多亏老刘妈找了点药给我敷上，到秋后才慢慢好起来。地主阶级对待劳动人民便是这样惨无人道！

一年四季的痛苦生活

我们丫环，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过着不是人的日子！

冬天，地主老爷和地主婆娘们，身上穿的是皮袄，屋里放的是火盆，手上提的是火炉。可是穷人家孩子还不知道什么叫棉鞋、棉衣。发给你一双草窝子，就算过冬了。草窝子是草编的，穿不了几天便散了，脚指头都露在外头。可怜我们东院跑到西院，前屋跑到后屋，脚冻得像红萝卜一样，怎能不冷呢！一天早晨，我在厨房里吃饭，实在冻极了，就端着碗在灶门前烤火。因为整夜地给老爷、太太们倒茶，送点心，端尿壶，没怎么睡觉，这时身上一暖，瞌睡来了，一不小心，把饭碗打破了。四胡子的小老婆就说我嫌没有菜，故意把碗摔掉了。这是多么大的冤枉啊！我虽然有嘴又怎能辩得清楚呢！她叫我跪在钱板子（盛铜元、银元的有楞槽的工具）上，用火筷子往我身上打，朝我头上打，把我打得一头包。她要我一直从早上跪到小晌午，两顿饭都没有给我吃。后来，狠心的地主婆娘，

把吃剩下的面条、面湯倒在猫食盆里，猫吃过后剩下的又踢到我面前，叫我端起来吃。我实在吃不下，可是又怎敢不吃呢！天冷上冻，又没有筷子，吃不干净，她就逼着我一点一点地把猫食盆舔干净。你们看，在旧社会，财主们就是这样欺压穷人！劳动人民在他们眼里就不如猫狗，不如畜牲！

在热天，这些地主老爷、地主婆娘们想尽办法乘凉纳福。他们先叫雇工把院子地上泼上水，打扫干净，然后架上床，挂好帐子。晚上，一个个丫环轮流站在帐子外，一只手捏着帐门子，一只手伸进帐子里给他们打扇子。帐子里有了蚊子要挨打，没有风也要挨打。还要给老爷们捏脚，捏轻了说不止疼，要打，捏重了说你害他，也要打。这些打扇子、捏脚的活，一刻都不能停。这样，我们哪里还能睡多少觉呢！不过是倒在哪里便睡在哪里。一天，我倒在地上睡着了，因为头上被地主婆娘们打得皮开肉烂，便引来了蚂蚁，我的耳朵、鼻子、眼睛上到处爬的都是，一篮子筐下来，蚂蚁乱翻。人死了才会招蚂蚁，我们活着也上蚂蚁。穷人家的孩子在地主家，活着就同死了一样！

我们受尽了地主婆娘们的凌辱，那些地主老爷呢？也一样狠。他们一天到晚，除了吃喝玩乐，就是抽大烟。他们一倒上烟榻，抽起来精神大得很。我们丫环也得熬夜去侍候他们。一个孩子整天服侍他们，连打带累，又怎能支持得住呢！有一天，三胡子和四胡子在抽大烟，叫我去拿烟土，我一不小心把烟土掉在地上

了，沾了一点灰。四胡子马上就大骂：“穷鬼，你是干啥的！我得打死你！”说着，他把烟钎子放在脚下的火盆里烧得通红的，就来扎我。烟钎直戳在我右腮帮上，痛得我在地下打滚。大家想想，一个人手上沾点火星子都感到痛得难受，更何况烧红的烟钎子扎在脸上。我今年三十四岁了，右边脸上仍然留着这仇恨的伤疤！解放后，我看电影《白毛女》，看到喜儿被黄家地主婆用烟钎子扎舌头的时候，我便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过去，眼泪直往下淌。我想：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地主一样狠，天下穷人一样苦。劳动人民在旧社会，不论天南地北，同样都受到地主老财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在李家圩，我不仅受尽了地主老爷、地主婆娘们的种种折磨，还同样地受尽了那些小姐、少爷的侮辱和打骂。有一年夏天，我侍候四胡子的女儿李芳厚在书屋里读书，给她打扇子。有一天累极了，站着就打起瞌睡来，一不小心碰了李芳厚的脊梁，她随手就给我两个耳光。挨了打，只好又来撮。这时我心里很难受，我想：她是人，我也是人，为什么两种人不一样呢？为什么我给她撮，她还要打我呢？想着想着，难过得流下泪来。她看见了又骂我：“你这个穷鬼拿哭来咒我。”揪着我的头发便往墙上撞。这还不算，她还把磁碗碴子铺在地上，叫我跪在碗碴子上。碗碴子都陷进膝盖肉里去了，鲜血直流，痛得我像万箭扎心，可她还不叫我起来。

不仅挨打受骂，还蒙受了多少不白之冤！还是这个

李芳厚，她把金首饰偷去送给野男人了，反诬赖是我偷的。她先用毛掸子打我，后又用马鞭子抽我，从傍晚打到半夜，直打得我皮开肉烂骨头散，白褂子变成了血褂子，终于晕死过去。我苏醒过来，曾想悬梁自尽。多亏女佣人何大媽劝住了我，她说：“孩子，我们穷人死了，财主还不是当死了一条狗。要活下去，将来总有见青天的时候！”是啊！我不能死，我要见到青天，要过人的生活！就这样，我又在“地狱”里挣扎着……

多少姐妹受迫害

地主庄园李家圩，狠毒的仅仅是四胡子和他的老婆吗？

不！二胡子、三胡子的手段也

毒辣得很。李家圩地主庄园有成百个丫环、奶妈、女佣人，受苦受难的是我一人吗？不，我只不过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很多姐妹，大媽受的苦比我还大，含的冤比我还深。我在这里只举出彩霞、元芳等几个姐妹的悲惨遭遇，让大家再看看李家圩地主庄园的滔天罪行。

一年夏天，彩霞姐侍候大胡子的大老婆吃饭。吃了头碗添二碗，撤了这菜上那菜，另外还要给她打扇子。彩霞姐因有重病，累得汗流满面，她用手擦了一下汗水，地主婆嫌脏，抽出毛掸子便向她打来。从中午直打到吃晚饭，可怜活生生的一个人就因为抹了抹汗，便被这个狠心婆给打死了。



国靖插图

一天，三胡子李梦庚在書房里吃酥油餅，叫元芳姐去拿糖。三胡子嫌糖拿少了，抡起毛擀子就打元芳姐。开始元芳姐还能忍受，后来打得实在痛极了，只得一步一步往后退。元芳姐从書屋退到厨房，三胡子从書屋打到厨房。就这样，三胡子仍不解恨，他和大女儿一起，一个抓着元芳姐的头发，一个逮着元芳姐的双手，硬塞到炸油餅的滾油鍋里去炸！可怜元芳姐的手，皮炸开来见了肉，肉炸烂了又露出了骨头……直痛得她滿地打滾。她后来便成了残废。

不仅年輕的姐妹，在这座活地獄里受尽凌辱，就連那些老佣人們，也同样受尽煎熬。一年，李梦庚生了个儿子，想找一个身体壯、奶水多、干淨利落的奶媽。佃戶鮑大媽刚生了孩子，奶水比較好，地主便起了害人心。他們先向大媽逼租，沒有租便要她到三胡子家喂奶抵租。鮑大媽舍不下自己的孩子，狗腿子夺过孩子，把他头朝下、脚朝上地塞进小便罐里。可怜的孩子在罐里哇哇直哭。狗腿子又从鍋里舀了几瓢开水倒进罐子，活活地把个孩子燙死了。就这样，鮑大媽帶着一肚子的苦水和仇恨进了李家圩，給三胡子喂孩子。喂到八岁，这个孩子死了。三胡子一个工錢也不給，就把鮑大媽赶了出去。鮑大媽想想孩子被逼死，自己又落得这样的下場，結果就上吊死去。这些野兽，害死了多少劳动人民，欠下了多少血債！

一九四九年，家乡解放了，我也和千千万万的穷人一样，拨开烏云见到了青天！刚解放时李家圩地主們还不甘心，硬要把我卖给一个駝子。是党和人民政府給我撐了腰，作了主，把我从地獄中救了出来。这时我已是二十岁的人了。从我六岁进了李家圩这座閻王殿，到我二十岁逃出虎口，整整十四年；从解放到现在又是整整十四年。两个不同的十四年啊！一个是血泪斑斑的十四年，一个是幸福愉快的十四年。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挖掉了穷根。我这个在旧社会受尽折磨的妇女，也在政治上、經济上、文化上翻了身。解放后不久，我就参加了工作，被选为妇女代表。一九五九年，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去年大家又选我当霍丘县城关鎮的人民代表。新旧一对比，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我們在旧社会飽尝黃連苦的人，深深地感到今天的生活像蜂蜜一样甜。但是地主阶级剝削我們劳动人民、欺压我們劳动人民的血海深仇，我一輩子也忘記不了，我还要教育子孙后代永世不忘！我要永远听党和毛主席的話，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永远革命下去。

(題头系选自王式廓素描《血衣》細部)

丫环 馬志珩

丫环，又名丫头、使女、婢女，是专门指在奴隶主、地主等剝削阶级家中服劳役的那些未婚的女子来說的。当古代社会产生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后，丫环便和奴隶制同时出现了。

地主阶级从奴隶主阶级那里沿袭了这一制度。在地主阶级重重压迫、剝削和各种灾害的袭击下，貧困破产的农民，没有办法維持生活，不得不把自己的女儿抵租抵債，出卖給地主当丫环；还有一些是地主奴仆的女儿，生下来以后，便必須給地主当丫环。

丫环所負担的劳动极为繁重，但她們的生活却比不上主人所飼养的小猫和小狗。丫环稍有过的，便会受到地主“家法”的制裁，呵斥詬罵、挨餓挨冻、罰跪吊打，种种精神折磨和肉体刑罰，交錯地落到了丫环身上。有时尽管丫环沒有絲毫过失，也会无缘无故地受到地主的打罵。

在旧中国，丫环无辜地被地主活活打死，或者受不住地主的折磨而被迫上吊、投井自杀的事情，几乎是經常发生的。

地主不仅可以支配丫环的劳动，将她毒打致死，还可以把丫环当作礼物送人，或者将丫环当作商品来出卖。有极少数丫环可能会得到太太、小姐所施予的某些小恩小惠，因而她們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比一般丫环好一些，但是，她們的奴隶地位却并不因此得到改变。

丫环在成年以后，少数人是由地主作主婚配給男仆。她的奴隶地位并没有改变，仍旧要終生給地主无条件地服各种劳役。而更多的丫环則被地主任意侮辱、糟蹋，有的被迫作妾。也有些丫环虽然采取了消极反抗的办法，从地主家里逃出来，可是，逃出了地主的家庭，又怎能逃出那吃人的旧社会呢？

解放后，我国消灭了封建剝削制度，消灭了地主阶级，“丫环”制度也就从此消灭了。

阶级斗争小知识

苛捐杂稅万把刀



——刘文彩地主集团的又一罪行

編者按：青年們讀过《从水牢里活出来的人們》这篇通訊，都对四川大邑县恶霸地主刘文彩殘酷剝削、压榨劳动人民的血腥罪行感到无比憤慨。刘文彩的罪恶是不是已經揭露彻底了呢？不！請看看下面这篇材料和老貧农陈紹宣的控訴吧。这两件材料补述了刘文彩地主集团的罪行：刘文彩和他的子侄、爪牙們怎样在国民党反动政权、軍閥势力的支持下，巧立名目，強派捐稅、无償劳役，大肆搜刮，压榨人民，甚至在一九二九年就預征到一九七一年的捐稅。这些苛捐劳役，五花八門，无奇不有，对于我們生长在新社会的青年們來說，实在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有些不法地主分子在今天还进行反动破坏活动，就是梦想变天走回头路，重新恢复他們对劳动人民的这种殘酷剝削，再过作威作福的腐朽生活。我們要認清階級敌人，就要从剝削看穿他們的本質。

四川大邑县恶霸地主刘文彩和他的子侄、爪牙，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支持下，想方设法殘酷地剝削和压榨劳动人民。下面介紹的就是他們所征收的苛捐杂稅的各种名目。

一，**联保費。**在国民党統治时期，反动階級为了当时催租逼債、鎮压农民，建立了联保的組織。恶霸地主刘文彩等乘机大肆搜刮錢財。每年每月都向农民摊派联保費，当时給伪乡政府当差的武装狗腿子——联保乡丁的饮食供应和一切費用，也都由农民負擔。

二，**民团費。**以刘文彩为首的地主集团，为了巩固他的封建統治，組織了反动的地方武装——民团。每年向农民征收民团費，每十戶每月要出一石米，狠毒地剝削人民。

三，**壮丁費。**以派壮丁为名，叫农民出錢出米，不然，就抓去当壮丁。如一九四九年，刘文彩心腹爪牙李鵬举，曾向上安乡农民摊派两次壮丁費。有一次就派壮丁二十名，每名壮丁出米三石，共搜刮农民六十石米。他用二十石米賄賂国民党接了官員，其余四十石独自鯨吞。而农民只好变卖田地家具，給他交壮丁費。

四，**安全費。**以刘文彩为首的恶霸地主，一方面勾結慣匪，在幕后指揮，搶劫老百姓，他們坐地分贓，还嫌不足；另一方面又以“保护百姓安全”为名，逼迫农民出“安全費”，每戶在大小春收成以后，交一二斗米或七八斗米不等。

五，**光棍費。**刘文彩为了欺压人民，組織了封建的、反动的哥老会組織——“公益协进社”。这个組織的骨干都是軍閥官僚、地主恶霸、地痞流氓、土匪慣匪等，号称拥有“兄弟伙”十多万，势力伸张到四川十多个县市。刘文彩强迫农民参加“公益协进社”。参加的要出會費，不参加的必須出“光棍費”，否則身家性命难保。

六，**上元會費。**刘文彩的任子、伪軍师长刘元琮，在每年大邑县上元會期（农历正月初九）和春分會期，都要唐鎮乡人民出會費，供給他們办會唱戏，寻欢作乐。

七，**强迫送禮。**逢年过节，刘文彩都要强迫佃戶送禮，每次至少五升米。有人統計过：刘文彩称霸十四年，单是这样搜刮的錢財，一万人一年都吃不完。

八，**軍服費。**刘元琮等軍閥地主，为了扩充自己的武装势力，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向农民摊派軍服

費，規定每四戶交一套軍服費。交不出的農民就被關進監獄。

九，**槍彈費**。為了加強自己的反動武裝，劉文彩的兒子劉元琮，常常強迫農民出槍彈費。例如唐鎮鄉農民陳吉華，為交槍彈費，就被迫賣掉仅有的祖田，弄得傾家蕩產，生活無着。

十，**修機場費**。一九四二年，蔣介石反動政府在成都附近擴建飛機場。劉元琮乘機要老百姓出民伕，出款，出糧。他鯨吞了幾千石糧食，而被迫去修機場的農民，餓死、累死、病死的不計其數。

十一，**馬路費**。劉家地主經常往來於成都和大邑縣安仁鎮、唐鎮之間。為此，劉元琮就強迫農民修建了一條三十公里的汽車路，以便讓自己的小汽車能夠從他們在鄉下的公館門前，直接駛到去成都的公路上。為了修這條馬路，他們規定每戶必須交大洋一元。農民出了錢不說，還得冒着嚴寒，在監工的皮鞭、槍杆下干苦活。

十二，**橋捐**。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六年，劉元琮借修斜江大橋為名，要唐鎮、安仁兩鄉農民捐款。這次共捐了四千多石大米。劉元琮就用這一筆捐款去販賣大煙，並買了五百多亩地，而斜江大橋却始終沒有修建。

十三，**迎接費**。劉元琮在雅安縣任偽軍師長，每年回大邑縣老家幾次，每次都強迫老百姓出迎接費，張燈結彩，放花炮來迎接他。

十四，**燈杆費**。一九四五年，劉元琮以照明為借口，在偽鄉公所門口豎立燈杆，強迫農民出燈杆費，攤派了白米約一百多石。

十五，**修碉堡費**。一九三五年，紅軍北上抗日，途經邛崃、大邑兩縣。劉姓惡霸地主，企圖阻攔紅軍，強迫農民出工，出錢給他修“烏龜壳”（碉堡），借此搜刮農民。

十六，**矛子費**。紅軍北上抗日，大惡霸地主劉文運（劉文彩的二哥），妄圖阻攔紅軍，借口購置標，強迫唐鎮鄉農民每戶交大洋一元二角（可買兩斗米）的矛子費。

十七，**柵子費**。解放前夕，劉文彩的爪牙、惡霸楊文彬，任大邑縣冬防委員會主任。他以防匪防盜為借口，在全縣大派柵子費，勒索了兩万多塊銀元。

十八，**治喪費**。一九四九年九月，大邑縣人民起來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擊斃了特務頭子、偽大邑縣長徐元勛。惡霸楊文彬代理偽縣長，乘機大派“治喪費”，達兩万石黃谷。

十九，**買命金**。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共大邑縣地下組織，領導農民向地主進行了“二五減租”的鬥爭。國民黨反動派派兵圍剿，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

下，大邑縣地下黨及時組織游擊隊和革命群眾安全退却。於是被劉文彩封為“剿共總指揮”的劉從周，乘機敲詐勒索農民，逼迫參加過減租鬥爭的農民登記自首，並強迫每人交兩斗米的“買命金”，否則殺頭。

二十，**自治谷**。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劉文彩地主集團打算獨霸一方，劉文彩心腹爪牙李鵬舉，向農民攤派了“自治谷”。規定租田種的農民，每畝地出谷四升，自耕農每畝地出谷八升。僅在大邑縣上安鄉，劉文彩每年就要搜刮黃谷一千八百五十五石。

二十一，**太平缸費**。劉元琮借防火為名，強迫農民出米一百多石，在他的公館四周修建了六個水池——“太平缸”。

二十二，**牛捐**。凡養牛戶都要給劉家惡霸地主出捐。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間，劉元琮在唐鎮鄉榨取牛捐共一千二百多石米。農民郭劉氏用一石四斗米買了一頭小牛，結果被劉元琮派了八斗米的“牛捐”。

二十三，**鷄捐**。李鵬舉每年春天交給每戶農民雞蛋兩個，年終，要農民交回三斤以上的大雞一對。上安鄉二千六百六十七戶人，都得給他喂雞。

二十四，**果木捐**。李鵬舉還強迫上安鄉農民給他栽柑子樹。每甲栽四棵。由農民出錢買樹苗（每棵苗二斗五升米）。樹苗栽了以後，也要農民管理。結出的果子須全部上交給他。

二十五，**魚稅**。李鵬舉強迫農民挖池塘給他養魚，每保挖一個。他還規定每個池塘向他交魚一千斤，不足此數的，就得從河里捉來補上。

二十六，**豬捐**。李鵬舉還規定，凡是喂豬的農民，每頭豬每月出二升白米的豬捐。如果不出豬捐，就以“抗捐”為名治罪，不僅將豬牽走，而且還要罰錢。

二十七，**堰塘捐**。劉文彩的兒子劉家八虎之一、惡霸劉元瑛，籠絡各地堰首（即管理堰水的封建頭目），敲詐勒索農民。他們硬要農民交堰塘捐，每畝出米一至二升。農民流血流汗給地主挖塘、車水，還要給地主出水錢！

二十八，**地房捐**。一九二五年，新場鄉農民住的房子，一年要出一次地房捐。無數貧苦農民因交不出地房捐，就被惡霸地主的爪牙攆出草棚，流落異鄉。

二十九，**青苗稅**。庄稼正長時，地主就派下青苗稅。一九二一年天旱，王泗鄉有的農民為交青苗稅，被迫賣兒賣女，妻离子散。

此外，劉文彩的保鏢隊——三中队，月月派農民出米供養，叫“三中队米”。劉文彩修建茶樓、花園、學校，都向農民派工、派錢。

三十，**無償勞役**。無償勞役是劉文彩壓榨農民的另一毒辣手段。劉文彩修建公館、電廠、戲院、茶樓等，強派農民出工約一百五十三万三千多個。出勞役

什么叫保甲？

邱远猷

保甲制度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层政治制度。它是吸收了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的统治方法，又参照了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的基层统治制度订出来的，是统治和镇压人民的工具。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蒋介石对工农红军的几次“围剿”都被粉碎了，但他仍不死心。为了配合他的反革命“围剿”计划，一九三二年八月，蒋介石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颁布了《剿匪区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一九三四年七月，国民党在它统治的各省市一律推行。直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反动的保甲制度才被彻底废除。

保甲的编制：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一般是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有的地方两三个保还组织联保，联保设联保主任）；十保（或联保）为一乡（或镇）。下一级受上一级的指挥和监督。这样，从蒋介石到保甲长，就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反动统治网。

保甲长名义上由户长甲长层层公推或选举产生，实际上全是由地主阶级从其忠实可靠的代理人和走狗中圈定。例如北京市顺义县望渠村，解放前就规定，保甲长要由本村家有六十亩以上土地的大户充当。他们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是地方上独霸一方的土皇帝。

保甲长、保甲组织的主要反动活动是“管、教、养、卫”四项。

所谓“管”，就是编制门牌，清查户口，稽查出境入境人民；监视居民一言一行，防范居民与共产党和革命者发生任何关系；管制以前曾经参加过革命斗争的群众；积极协助反动军警侦察、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强迫户长具结，各户相互监视，联保连坐，一家“犯罪”，十家连

累。这就造成了一种层层缜问、层层作恶，人人自疑、人人自危的恐怖统治。

所谓“教”，就是对居民进行反革命宣传和法西斯的“党化”教育，要人民“奉公守法，安分守己”，麻痹人民群众；造谣诬蔑共产党挑拨人民群众和共产党的关系。

所谓“养”，就是向居民摊派征收蒋介石政府派下来的各种苛捐杂税，如像什么壮丁费、保甲费、慰劳费、清乡费、伤兵捐、门牌捐、迎神捐、卫生捐、粪捐、监狱建筑费等等。一九四二年，四川剑阁等十八县，经过保甲长摊派的苛捐杂税，竟达六百一十六种之多。这些苛捐杂税，一部分用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各种行政和军事开支，一部分就被保甲长以及乡镇长等各级官僚、土豪劣绅装进私人腰包了。

所谓“卫”，就是组织反革命武装（民团），镇压人民。强迫保甲内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男子编成壮丁队，保长兼任壮丁队长。壮丁队经常担负修筑“剿匪”、“防匪”用的碉堡、公路、桥梁以及其他军事工程。保甲长还经常协同军警，抓壮丁，拉民伕，派民工，积极配合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保长还利用抽壮丁的机会，向农民勒索大笔钱财，或者把农民抓去后，再抢占农民的土地。例如：福建沙县赤珠保的伪联保主任刘祖元，连续抓了贫农徐德庆四次壮丁：第一次向徐勒索一百四十五块银元，结果逼使徐卖掉了菜园子；第二次勒索一百二十块银元，逼使徐卖了房子；第三次又勒索八十块银元，逼使徐卖了一窝小猪；第四次又要抓徐当壮丁，这次徐已无东西可卖了，刘祖元就把徐的弟弟抓走了。

蒋管区的人民当时是这样控诉反动的保甲制度的：“保甲、保甲，人人披锁又带枷”，“打下粮食保长抢，养下儿子老蒋绑。”这真切地反映了当时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愤怒情绪。

阶级斗争小知识

要农民自带口粮、工具。他不但分文不给，反而百般虐待出工的人。农民廖茂盛在给刘家修电厂时，家中失火，狗腿子不许他回去抢救，眼看着家产烧光。农民刘茂祥身患重病，刘家狗腿子还强迫他运砖，结果累得当场吐血死去。

无偿劳役中还有：

抬伕：刘文彩每月派佃户做几天伕役，不仅不给工钱，而且还让他们自带口粮。有个姓彭的佃户，当抬伕三十八年，一文工钱也没有拿到过。

铁甲伕：一九三七年，刘元琮派农民到成都给他运粮，叫“铁甲伕”。派出去的人，多数不知下落。

（四川省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供稿）

说不完旧社会的苦

四川大邑县上安公社貧农社員 陈紹宣



解放前，我住的大邑县唐鎮乡，是大恶霸地主刘文彩和他的弟兄、侄子——“刘家八虎”称霸的地方。他們压迫农民，一年剝削多少万石租子也不够，还派狗腿子出来，强迫我們今天出这样錢，明天交那样款，苛捐杂稅比牛毛还多。那陣，我全家人勤巴苦做，但是种出来的东西一是給地主交了租子，二就是上了百种百样的捐稅。

一九四二年，恶霸地主刘家老八当大队长，硬逼我家出錢出伙，去修桑园子飞机场。在那里，吃的飯尽是谷壳子。晚上沒处睡。干活时，监工的皮鞭、枪托打个不停，我脚上的疮口鮮血直流，也不敢怠慢。才几天，我就拖倒了。好多弟兄更是拖死累死。我眼看命要送在这里，心想，在这里死，不如拚着命逃回去。誰知才到家，刘家狗腿子脚跟脚就进来吓唬敲詐。狗腿子說要出錢来頂，十天一期，一期二斗五升米，不出錢要綁人回去。我娘心想救人要紧，忍着痛將交租剩下的一点救命谷子，給了他們。这年，他們一共逼我家出了五次“机场費”，搜走一石多谷子。坛坛罐罐空淨了，我們只得扯苔菜来吃，借点米熬湯湯过日子。

那陣，他們派粮派款，开的“烂条”（即勒索的方法）你想都想不到。恶霸地主刘文彩組織哥老会，不加入的要出“光棍費”，不然，身家性命难保。我們只得省吃俭用，每年交一斗米的“光棍費”。逢年过节，或袍哥大爷做生日，自己家里吃清湯寡水，也要买鸡买蛋，送礼上寿。貧苦农民喂只鸡、羊，养头猪、牛，他們也要派款。早先，我喂过一头小牛，好容易喂到能够犁田，但田还没犁过几块，刘家地主狗腿子就跑来说：“喂牛戶要出牛捐，不出捐，牛丢了誰也不照管。”我心想，种庄稼全靠一头牛，只得忍气吞声，答应一年出二斗五升米的牛捐。牛捐出了，恶霸并不甘心，又打别的算盘整我的牛。我橫了心，赶場天，就把牛牵去卖了，另换了头小牛来喂。这事

讓地主知道了，第二天就来催欠租，把买小牛剩的十二元錢，全部搶走。

刘家恶霸派苛捐杂稅，一文也不能拖欠短少。有一年，旧历腊月二十七，我娘刚刚織完一匹土布，还没有取下机头。一家人指望卖了布，好换点米和油盐过年。誰知一清早，恶霸刘季珍（刘文彩的侄子，“八虎”之一），就派狗腿张仪程和张子忠来催逼一斗八升“团防米”。我娘苦苦哀求，說开年再交。两个狗腿子凶神恶煞地吼：“今天不把米交清，綁你到監獄去。”我娘淌着眼泪，把机头上的布拆下，抱出去卖。两个狗腿子賴在我家里等。直到下午我娘卖布回来，才把两尊凶神打发走。这一年，地主家团年，酒肉熏天，我們家里莫說聞不到油香气，連飯都沒吃的了，只是向同院子的亲戚，借来一升米度命。大年初一这天，地主家火炮連天，寻欢作乐；我的娘啊，天才亮就坐在机台上，唧唧唧織起布来。

說起这些苦，我几天几夜說不完。刘家恶霸地主伙同反动政府，一年当中还規定了許多“死套子”（即苛捐杂稅），什么壯丁費、联保費、枪枝費、軍服費，等等。我家弟兄两个，一年要出五斗谷子的壯丁費，两斗米的联保費，一斗五升米的枪枝費……

那时，我家仅有一亩八分瘠田，不够做，佃了地主的五亩多地。每年交了五石多租谷，还剩两石左右谷子。但是，这样捐，那样稅，两石谷子都不够填。老父亲因为拉壯丁的事，被狗腿用枪筒子戳成残疾。我会点泥工手艺，庄稼活一松，便出去一月两月地打短工。家里，哥哥帮助娘織布，娘累不住了，哥去替她織一会，哥哥累不住了，娘又去换。但是，苦死累死，也填不滿这些地主老財的无底洞啊！

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們鬧革命，劳动人民跳出了火坑。現在，我和我女人在队里劳动，两个大的小孩在学校里讀書，公社分的粮食吃不完，去年又盖了一間新房子，真是伸伸展展、无忧无虑过日子。看看現在，想想过去，我梦里都笑。我要教育我的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记对旧社会地主階級的仇恨，永远要跟着共产党、毛主席干革命。

假仁义 真剥削

罗 英

编者按：难道就没有有“善心”的地主吗？没有。大地主没有一点“善心”，中小地主也没有一点“善心”。社会阶级的划分就是这样一清二楚的。从下边这个材料，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剥削者有时也会向穷人摆出一副笑脸，施点小恩小惠，活像个“善人”。但这是骗人，目的是为了驱使穷人更好地供他们奴役压榨。这篇文章说得好，狼终究是狼，即使披上人皮，也改变不了它吃人的本性。因此，我们对阶级敌人，什么时候也不要被他们的假象所迷惑，什么时候也不能抱幻想，幻想他们会自动改邪归正。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坚决进行斗争。

一九四二年夏天，在宁夏叶盛堡北边五渠下庄子上，传出了一件稀罕事：地主兼伪保长王林，出了四十块银元，给他的长工陈守业娶了个媳妇。娶的是叶家庄子上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叫叶根香。听说地主还给饭吃，给房子住哩。

人们对这件事的议论不一。有人说：“这是地主的鬼花招。”有人说：“地主九十九恶，还有一善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为什么要给长工娶亲

陈守业终年在定边替地主王林放羊，有一天，王林突然把他叫回来了。陈守业胆战心惊，生怕有什么祸事临头。谁知王林却是一付笑脸，对他说道：“娃呵！你从十八岁进我的家门，至今整十年了。你人还可靠，羊也放得不错。现在我出四十块大洋，给你娶个婆姨。房子你也不用愁，就住在我家里。人，我给你养着。以后，你就好好给我干活。”陈守业真以为地主发了“善心”，就应下了这门亲事。

叶根香跟着爹妈，苦光阴熬了十七年。快出嫁了，衣服烂得出不了门。没办法，她爹向地主王林要几尺布，给女儿做身衣服。王林对他的老婆说：“把家里的布，扯给他几尺。”老汉走后，地主老婆撇着嘴说：“这几尺布就白给了？”王林说：“傻瓜，把帐本给我拿来！”王林接过帐本，在上面划了几划，把陈守业当年给他放羊说下的三丈布，扣了个精光。

陈守业和叶根香，这一对在苦水里泡大的人成亲了。他们住在地主的黑房子里，土炕上连条席子也没有，真是穿没穿的，盖没盖的。陈守业想：干了十年活，平时又没花一个，少说也该积下个三四百块钱吧！两人商量了一下，打算向地主要几个钱，买点铺盖。

第二天早晨，还没等陈守业开口，地主却先开了

腔：“我本想让你多住两天，可是定边那一百多只羊，没个可靠的人看管，我不放心。你还是走吧！”陈守业刚开口说要几个钱，地主便拿过帐本来指点着说：“你看，这些年你不断支着花，加上这次成亲花的，算下来你还差我的呢！”接着又“和和气气”地说：“差就差点吧！我也不向你要了。”

地主的活就是法律，陈守业难以争辩，只好忍气吞声地回到定边放羊去了。

地主王林为什么要给长工娶媳妇呢？原来他有个如意算盘：王林原先有个堂妹子，从小就给他家打水，洗菜，喂猪，做饭。可是她已经二十多岁了。王林想把堂妹子趁年青嫁出去，捞个好价钱。但是家务活又让谁干呢？他和老婆想来想去，就想出这个给长工“娶亲”的鬼花招。

狼终究是狼，即使披上人皮也改变不了它吃人的本性；地主终究是地主，表面上的假仁假义，但骨子



西林插图

里却是为了更狠毒地进行剝削。陈守业刚走，地主老婆就叫根香去套馱碾米。两装（一装八九十斤）稻子，換馱不換人，直到下半夜才碾完。刚刚卸了馱，地主老婆已經睡醒，又派下活来：“快去打水，洗菜，淘米，做飯。鸡一叫，三十多人要吃飯哩！”

根香忙碌了一天，又累又困，但还得硬撑着去做早飯。鸡刚叫头遍，地主老婆就催长工們吃飯、下地。长工走后，根香实在支持不住了，她坐到柴堆边，刚迷迷糊糊地睡去，忽然又被地主老婆叫醒：“快去提水，切菜，做晌午飯！”

每天，根香就这样无休止地碾米，磨面，洗菜，做飯；牛、馱还有卸架的时候，可是她哩，累死也沒人問。

一天，根香正在忙着洗菜，一抬头，看見穿着破衣烂衫的老爹站在門口。爹見了她，眼淚簌簌直流，好一会才哽咽着說：“娃啊！你媽病着，想看看你。”根香請假，反遭地主一頓臭罵。父女俩偷偷哭了一陣。老汉想起說亲的四十塊錢，地主至今未給，家里又等錢看病，就找王林去了。王林見老汉要錢，便支吾着：“你先回去，过一半天給你送去。”

誰知禍事緊跟着来了！半夜里，老汉一家已經睡熟，突然一陣咚咚的砸門声，接着闖进来几个保丁，拉起老汉十八岁的儿子就要帶走。正在这时，跟在后边的王林吼道：“你家該出兵。要想儿子不离开家，就得拿兵款頂。”一家人哀求着：“病人躺在炕上还没錢治，哪有錢交兵款呢！”王林奸笑一声說：“这么办！我就用那四十塊錢給你交上兵款。”就这样，老汉卖女的四十塊大洋，也被王林詭詐去了。

天气漸漸冷了，在深山野岭給王林放羊的陈守业，回来向东家借錢，打算給根香做件衣服，再买条毡子好过冬。央求了半天，王林才答应借給他五塊錢买布；并答应給他一条烂毡，但又扣去他十八塊錢。

两个娃娃的慘死

一九四三年春天，根香怀孕了，整日里恶心、嘔吐，吃不下，喝不进，可是照样要干那套重活。好容易熬到年底，根香倒在鍋台边，生下了头生子。她平时受苦受累，身子极虛，所以一滴奶水也沒有。娃娃餓得哇哇直哭。天下穷人心連心，长工老徐看根香母子实在可怜，跑去央求地主給娃娃喝点紅糖水。地主老婆一听，气上心来，說：“死就死去吧！早死早灵干。”躺在炕上抽烟的王林，递了个眼色給他老婆說：“看你胡說的啥，有了娃娃是喜事嘛！”

这天中午，地主老婆突然变得和善起来，她端着一个碗，皮笑肉不笑地走进了根香的房子，說：“你們东家疼娃，叫給娃喝点紅糖水。”根香望着碗里黑黑紅紅的湯水，不禁心里一跳：这哪像紅糖水，倒像

大烟水！她一陣害怕，把娃抱得紧紧的。地主老婆一把拉过娃，就往娃嘴里灌，根香挡也挡不住。奇怪！不一会娃娃就“睡着”了。这时地主老婆又說：“娃不哭了，你的身子也輕了。走，快干活去！”

狠心的地主，哪管穷人的死活！产后才七天的根香，只好放下娃娃，掙扎着爬了起来，扶着墙走进了灶房。好容易拚命干到中午，在別人吃飯时，她回房里一看，只見娃娃直挺挺地躺在炕上，嘴边白沫子流湿了半截烂毡，脸色发青，两只眼瞪得老大。一摸，身上已經冰凉！根香頓時两眼发黑，一头栽倒在地上。

正在吃飯的长工們，都跑来安慰根香。这时，地主老婆妖声妖气地說：“再沒你不顧娃的了，怕是奶少把娃餓死了。”长工老徐气愤地說：“娃渾身发青，啥餓死的！”站在門外的地主王林又說是“着了鬼气”。他假惺惺地劝根香：“死就死了，你年紀輕輕的，沒了娃还灵干些。”

根香沒了娃，又像不卸架的牛一样，給地主沒明沒夜的干活。一九四七年秋天，根香生了第二个孩子。在她产后第六天夜里，她刚从灶房回来，这孩子又和第一个一模一样地死去了。根香这几年受尽了折磨，全身黃肿，已經虛弱得不像样子；孩子的慘死，又使她精神上受到沉重一击。她病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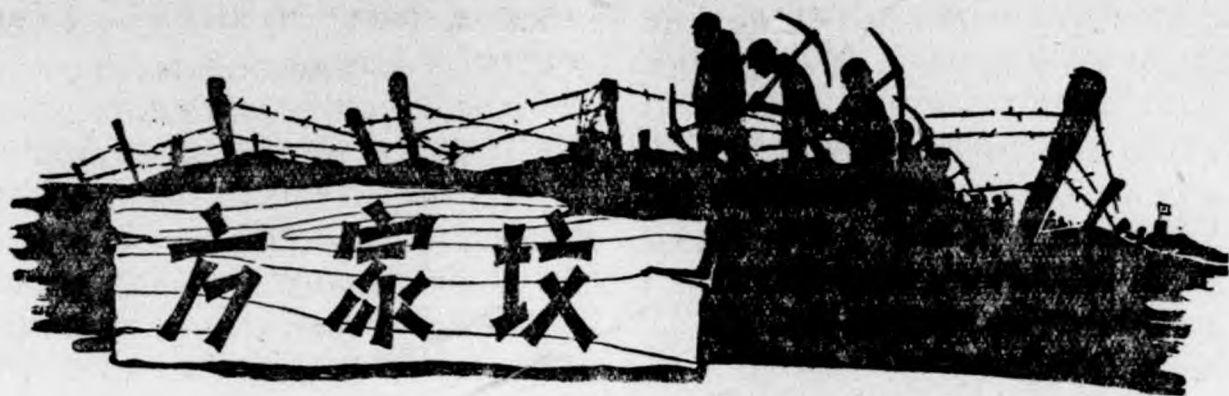
长工老徐，看根香病得厉害，陈守业又远在定边，就几次向地主借錢，打算給根香治病，但王林总是不肯。后来，根香的病非常沉重了，王林怕死在他家里，又硬逼着长工把根香抬走。没办法，长工們把根香抬到一間破碾房里。庄子上的穷汉們每天給她送点吃的。老徐又和其他长工們，湊錢給她治病。在階級弟兄的照料下，根香沒有死，她終於盼到了春天。

永远不要忘记本

一九四九年，宁夏解放了，陈守业、叶根香和广大穷苦农民一起，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斗倒了恶霸地主，分到了田地。从此，陈守业和叶根香这一对受苦人才算真正成了家。現在，陈守业仍在定边放羊，但放的是公社的羊群。根香在生产队里劳动。他們已經有了四个娃娃，个个都长得健康可爱。陈守业經常回家探望他們，一家人生活得非常美气。

在根香家里，靠墙放着一对嶄新的紅漆大柜。炕上摆着大半人高的各色花被，鋪的是雪白的新毡。在那堆花被底下，还叠着一条烂毡，这就是那条在旧社会伴着根香度过苦难岁月、在上边被地主害死了两条生命的烂毡。根香說：“我这样做，是为的能时常看見它。我們时常想想过去，比比現在，就不会忘本，而会更加热爱集体、热爱新社会。”

（原載《宁夏日报》，本刊略有刪改）



——記日伪統治时期矿工的悲惨遭遇

本刊特約記者 邢雁 王元 舒野 东升

編者按：《方家坟》这篇充滿血泪的通訊，是一篇活生生的帝国主义的罪行录。它告訴我們：在日伪統治时期，东北辽源煤矿的工人是怎样受着日本帝国主义、买办和封建把头的惨无人道的剝削和宰割。那时工人的生活是怎样連牛馬都不如。在这几座大山的重重压榨下，辽源工人白骨成山，血泪成河。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罪恶，真是罄竹难書。今天我們青年讀着这些血泪斑斑的材料，誰又能止得住滿腔的憤怒！我們一定要永远記住階級仇恨，与今天帝国主义的元凶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斗争到底。

在吉林省辽源市辽源煤矿太信二井南面的一片墓地上，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石碑。石碑上銘刻着十个醒目的大字：“永記階級苦，不忘血泪仇”。这是辽源市人民为紀念屈死在日本帝国主义、买办和封建把头手中的矿工而建立的。石碑的周围，埋葬着无数死难階級弟兄的英灵……（請参考本期封二图片）

几万矿工的生命

矿工墓这一带，原来叫“方家坟”，它是日伪統治时期西安煤矿（辽源煤矿前身）最大的柜头——“方家柜”的万人坑。

去年九月，太信矿一千三百多名职工，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这里凭吊和祭扫。祭扫的人們，清除浮土，打开了这个方圆将近一平方公里的墓地。在这里，白骨磷磷，阳光一照，閃閃有光；死尸密密麻麻，一个挨着一个，一层压着一层。人們屏住呼吸，含着眼泪，默默地看着这些死难階級弟兄的遺骨，像是走进了慘絕人寰的人間地獄。

墓地的东南坡上，这边一个坑里埋着三具尸骨，那边一个坑里又一整一倒躺着两具骨骸；在一处大約二百多平方米的地方，竟挤着一百七十九具尸首：肩靠着肩，腿压着腿，尸体和尸体之間，只有拳头大的距离。这些尸骨有的歪着头，有的蹬着腿，有的双手和双腿被一道道的鉄絲捆绑着。还有的尸骨的头、臂上、腿上残留着深深的刀痕，有的尸骨的骨盆被烧

得焦黑……据一些侥幸逃出魔掌的老工人說，这些死难者没有一个正常死亡的，他們全是不甘心忍受苦难生活，进行反抗，或是企图逃走被抓了回来，給折磨死的；其中很多人还没断气，就被拖到这里給活埋了。

在山丘的西坡，有一块方方的草地，周围用草繩拦着。这是当年的“炼人炉”。据老工人回忆：“方家坟”是一九四一年开始埋人，一年零八个月坟地就埋滿了。从那以后，就在这里修了个炼人炉。成千上百的尸体和还未咽气的活人，被拖到这里烧成灰烬。在日伪統治的那些年月里，炼人炉昼夜冒着浓烟，很长时间从未熄灭过。辽源解放已經十七年了，炼人炉遗址上埋葬着的骨灰和焦土，至今还有一尺多深。

“方家坟”究竟吞噬了多少人的生命，这笔血債已經无法計算了。据我們发现的日伪西安煤矿的材料，四年的工人登記卡片，有九万二千四百三十八张，而当时这里实有的矿工仅仅一万八千人左右。可見，至少有几万人在这里断送了生命。

从火坑到地獄

人們是怎么来到这个人間地獄的？我們訪問了这里的老工人和死难者的家屬。他們談到自己的亲身遭遇：

那是一九四〇年，我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重重压迫下，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真是“村村良田变荒野，戶戶烟囪不冒烟”。在山东、山西、

河北、河南……一大批一大批的农民破产了。他们流离失所，远走他乡，希望找到一条活路。正在这时，一批招骗工人的毒蛇来到了这些地方。他们到处宣传：

“到东北学手艺去！干活跟玩一样，吃大米白面，穿的也好。”于是，这些穷苦农民就这样受骗了。他们一批一批地被装进了“闷罐车”。车门一锁，吃、喝、拉、撒、睡都不许出来。每天两个掺了豆腐渣的窝窝头，都拿不上手来，得捧着吃。渴了，连口干净水也喝不上。他们就这样背井离乡，被押运到了“西安煤矿”。本指望逃出火坑，在“关东”找一条生路，哪知道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座人间地狱。

人们进了“方家柜”，就像鸟关进了笼子。方家柜的四周围着两道铁丝网，中间夹着一道高压电网，最里面又是一道一丈多高的土墙。从各地招来的矿工和他们的家属，全部关在这个包围圈里。包围圈四周有七道卡子门，每个门都有两个提着镐把的外勤把守着。六个卡子门只准矿工进，不准矿工出，连伙夫出门打水都要像牲口一样带上“捂眼”，后面还要跟上外勤监视着。只有一个卡子门是为矿工开的，而这个门只出不进。这就是通往“方家坟”的“鬼门”。

悲惨的矿工生活

半夜三点，炕长就吼叫着逼工人上班。被折磨得精疲力尽的矿工们，蒙蒙眈眈，慌忙揭开身上的破棉被、麻袋片，有气无力地爬下炕来。几个童工的动作稍慢了一点，炕长的镐把就打在他们的头上。

一桶发了霉的半生不熟的高粱米饭，往地中间一摆。有碗的就盛上一碗，没碗的就用柳斗帽盛，用手一把把抓着吃。喝两口河沟里的污水，就被外勤赶着挖煤去了。一群赤着脚的矿工，在满是冰雪的道路上吃力地移动着，他们要在灯房子领了矿灯，到井口才

能拿到昨天下班时就脱下来的破胶鞋。他们的身上披的是破衣烂片，没有衣服的就破被子挖个洞，套在脖子上，拦腰一系，勉强遮体，在刺骨的寒风中抖成一团。就在这种情况下，矿工们开始了一天的沉重劳动。

井下，昏暗的灯光照着低矮的巷道。遍地积水浸泡着腐朽了的矿柱，散发着发霉的气息。井下巷道毫无规则，生产秩序非常混乱。通风不好，氧气稀薄，一下井就憋得透不过气来。许多人晕过去就再也没有醒过来。采煤掌子的上顶板离底板有几米高，在微弱的矿灯光下，根本看不见上面的情况，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落下石头把人砸死。在这种生命毫无保障的条件下，工人们每天为了几个橡子面窝窝头，却要拿着镐头棍的把头逼着干十二个、十三个、乃至十四个小时的活……

夜晚，该是平静的时刻了吧，而矿工连睡觉也不得自由。屋里有炕长监视，屋外有外勤、把头巡逻。睡觉时还必须朝着一个方向：后一个人的面，朝着前一个人的背，谁也不许看别人一眼，不许吭一声。有一夜，矿工张景富睡得迷迷糊糊，不知不觉翻了个身，和后面的人对了面，他们立刻被监视的外勤拖到柜房，每人打了十镐把。又一次，童工谭金章冻得实在忍受不住，悄悄向身后的另一个童工说了声“冷”，外勤听见了，就把他们俩拖下炕来，逼他们面对面跪在地上打“协和嘴巴子”（即互打嘴巴）。同是苦难的兄弟，谁能忍心下手呢！不打，外勤就亲自动手，顿时把他们打成了两个血人。矿工夜间大小便也是一道难关，不论刮风下雪，都得光着身子出去。有一位老矿工小便时间稍长了一点，就被外勤一脚踢进了粪坑……

这就是矿工们每天的悲惨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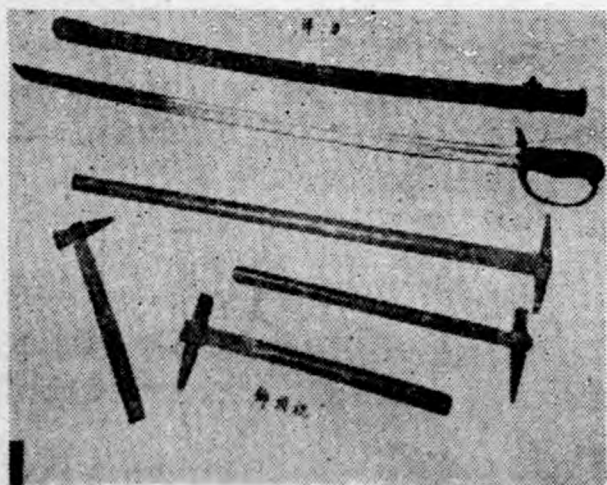
条条道路通向死亡

在“方家柜”，条条道路通向死亡。

矿工的生命是毫无保障的。井下被车轧死的，石头砸死的，瓦斯烧死的，因为缺氧憋死的……天天都有。井口设了停尸房，专门雇了两个拉尸的。每天都要从井下拖上几具矿工的尸体，凑够一车，就拉到万人坑或炼人炉去。

一九四一年五月五日，井下瓦斯爆炸，四百多人被活活烧死。有二十多人侥幸生存，他们挣扎着爬到井口。哪知道日伪统治者为了保护设备，早用红砖把井口封闭了。解放后，打开封闭墙才发现，这二十多人横七竖八倒在封闭墙边。有的双手掘进地里很深，惨不忍睹。

还有一次，眼看采煤掌子就要塌顶了，把头们还硬逼着刘向、刘瑞等五个工人进场子。他们刚走进去，只听到“轟”的一声，顶塌下来了，五个人活活被埋



这是把头们残害矿工的一些凶器 舒野摄

在煤堆里。

那时的矿工，誰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到明天。常常下井是活人，上井就成了“方家坟”的新鬼。“方家坟”的北边有座小桥，那时，每当矿工下井，总有矿工的亲属翘首遥望，目送亲人，默祝亲人平安。但是有多少次，他们迎回来的却是尸体。人们含着眼泪把这座桥叫“望魂桥”。

生病，对矿工来说，就意味着死亡。鞠永发的父亲因饥饿和过重的劳动得了重病。狠心的把头赵玉春却说：“脑袋硬不硬？硬就得挖煤去。”他父亲被逼不过，只得硬挺着干。左脚被砸伤了，酒盅大的窟窿往外流着血。炕长说有碍“卫生”，把他扔进“病号房”。这是一间阴暗、潮湿、无人过问的大房子。工人们叫它“北六号”。土炕上躺满了瘦得脸上只剩下一对大眼珠子的人；呼喊声、惨叫声连成一片；横七竖八的尸体发出刺鼻的腐臭气。鞠永发的父亲来到这里，很快地就死了。

在“方家坟”，日寇爪牙、把头们可以任意残害矿工的生命。一个姓刘的小伙子，刚到“方家坟”，吃糠子面、喝污水得了病，向把头请假休息一天。把头恶狠狠地说：“好吧，晚上给你‘治’病。”小伙子不知他们的毒计，以为真给治病哩，痴心地等着。到了晚上，几个把头进来了，把一把烧得通红的铁钎端到小伙子面前，厉声喝道：“起来，给你治病！”不由分说，把他硬按在铁钎上。一声惨叫，一丝丝青烟升上头顶，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就这样给活活地折磨死了。

在这里，活人和死人都是矿主和把头发财致富的来源。把头每骗来一个新的矿工，可以从主子那里领八十元的“募集费”；每死一个矿工，也可以领八十元的“吊慰金”。狠心的把头为了使自己多赚钱，巴不得矿工们尽快地死个干净，好再换来一批新的。

过去的资料载明：这里矿工的年龄只有三十岁半。他们工作年限在一年以上的，不到全矿工的三分之一。大部分的矿工，在这里只活了半年左右，就被折磨死了。

在这些累累如山的矿工尸体上，日本帝国主义、买办和他们豢养的封建把头建立了自己的剥削家业。据统计：这些剥削者们获得的纯利润，一九三六年约三十九万六千二百多元，到一九四四年，就上升为九百四十万零八千六百多元。八年間，仅仅煤炭销售一项，他们就获纯利五千五百五十七万零八百九十九元。

一切都是为了牟取最大的利润，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剥削者们对矿工这么狠心毒辣，榨、榨、直榨到矿工剩一付枯骨，然后棄之于荒山了事的根本原因。



国靖 插图

日月换新天

辽源煤矿从解放到现在，刚刚过了十七个年头。但是，这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年骑在工人头上罪大恶极的“方家坟”大把头蔡九龄，已经被人民政府在矿工墓前枪毙了。他的铁像正像秦檜跪在岳飞墓前那样，长跪在矿工墓前，受着历史的惩罚。

当年的狼狗圈、“鬼门”，现在都已经不见痕迹。过去死尸房的旁边，早已盖起了一幢幢新的职工宿舍。矿工们过去住的大房子的旧址上，已经建成了矿工子弟小学，从那儿传出来《东方红》的嘹亮歌声。

当年的童工谭金章、鞠永发，他们不但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而且都已经成了共产党员，正愉快地、勤奋地劳动着。谭金章是太信矿一井十三段的党支部书记，曾被选为市人民代表。鞠永发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被誉为“红色管家人”。

当年被摧残的老工人，有的当了矿、井的领导干部，有的已经退休，正在享受着晚年的幸福生活。

如今的矿井，面貌已经焕然一新，工人真正当家做了主人。党提出了安全生产的方针，为了保障工人的生命安全，增设了许多安全措施，很多笨重的体力劳动已经为机械化所代替。

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过去，在人们的脑海里都深深印着：

永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

一張工票訴



本刊特約記者 邢雁 东升 舒野 王元

編者按：這又是一篇記述遼源矿工苦難生活的典型而真實的記錄。讀過前面的《方家坟》以後，很有必要再看看這個材料。它十分具體地幫助我們懂得什麼是剝削，什麼是壓榨，從而激發我們的覺悟，一定要把革命事業進行到底。

我們在這裡向讀者介紹一張工票（見下圖）。這張工票會幫助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什麼是階級、什麼是剝削和壓迫。

這張工票是去年九月七日，吉林省遼源礦務局職工在祭掃方家坟矿工墓時，從一具骸骨的胸部發現的。工票是一張七寸見方的黃紙單（見上圖），它用一張蠟紙包着，雖然在土里埋藏了二十多年，但字迹仍很清楚。

工票的右上角是“方家大櫃”幾個字。“方家大櫃”是一家礦業把頭的組織。這個把頭的名字叫方明，他是日本強盜壓榨中國工人的一群凶惡爪牙當中的一個。（一九四二年以前，這裡還有“董家櫃”、

“宋家櫃”、“譚家櫃”等大大小小十幾家把頭。）工人進了“方家櫃”，就如同上了榨油機，直到鮮血吸干，骨髓吸盡，才被扔進亂尸堆。

這張工票的主人牛世清是哪省哪縣人，現在已無法查考了。從工票中他被扣去二元“鋪底費”和四角“炕長費”來看，我們可以知道他是被把頭從遠地招騙來的，只身住在大房子里。又從他被扣去的一元五角“車牌罰”來看，我們還知道他是在井下的採煤工人。工票載明：牛世清是一九四一年（偽康德八年）十一月一日來到“方家櫃”的，剛過了一年，就在重重剝削和壓榨下被折磨死了。

這張工票上“引去金額”（即扣款）欄目中一筆筆的款項究竟是些什麼呢？

“鋪底費”，就是工人被招騙來時，旅途的食、宿、車船和來到礦山時的安身等項費用。據老工人回憶：把頭把工人騙來以後，就裝進“悶罐車”，一天給兩個豆渣窩窩頭。到了礦山，給一床用破布和棉花粘到一起的“老虎被”，還有一個草枕頭和一個水碗。這就是工票中的所謂“鋪底”。據資料記載：每從遠地招來一個工人，實際花的“鋪底費”只有十元零七角。牛世清從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一日被騙來礦山就開始扣款，直到發這張工票為止，整整十三個月，被扣去二十六元的“鋪底費”。如果牛世清不死，誰知道這筆“鋪底費”要扣到何年何月才算完？

“炕長費”，炕長，就是專門管制

康德九年11月份

方家大櫃

工 數	30	月	借金	物品	單價	物品	單價	上月欠金	番 號
工 賃 金 額	32.34	日						9.38	8127
引 去 金 額	共 濟 金	1.20						本月扣金	氏 名
	鋪 底 費	2.00						27.20	牛 世 清
	平 時 貸 金							應領工金	入 伙 日
	炕 長 費	40							11 月 8 年
	伙 食 費	7.50						本月欠金	出 伙 日
	飯 票	12.00						4.24	月 年
	水 襪 子							把 頭	日 年
	作 業 器								開 支 數 次
	理 發 費	40						經 手 人	領 金 人 押
	車 牌 罰	1.50							
安 全 燈 罰									
石 炭 貸	1.10								
印 章 指 紋 照 像									
餐 具									
事 務 印 刷	50								
菜 金	60								
衣 服									

住在大房子里的工人的寄生虫。一个大房子，长达十間，对面的通天大炕，炕长住在靠火的炕头上。工人一进大房子，从吃到穿，从头上到脚下，从說話到睡覺，都要受他的管制。每天，工人睡覺前要把衣服脫光交給他；大便、小便要請示他；連睡覺面朝哪面都得由他安排。他为所欲为，看誰不順眼，就打誰的籐头棍，罰跪，打“协和嘴巴”，不給飯吃。此外，他經常想各种办法来盘剝工人。比如，他看到新来的工人有件稍微完整的衣服，就假惺惺地說：“你看，旁人都披了个麻布片，等你下井时会把你的衣服偷去的，放到我这里保管吧！”这样，这件衣服就归他了。这么一个无恶不作的家伙，每个工人每月还要出四角錢养活他。这就是旧社会里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关系！

“共济金”，是工人到了矿山，从第一次領工資就开始扣的。这笔錢，名义上是工人互相救济用的，說是包括給工人和家屬的医疗费、伤病津貼、吊慰金和葬祭費等补助。但这些都不过是騙人的鬼話。工人有了病，往“病号房”一拖，連口水都喝不上；工人被折磨死了，就扔到方家坟，甚至身上仅有的破衣、破鞋都被扒掉，哪里能享受到什么医疗、伤病、埋葬等补助？！据日伪“西安矿业所”資料記載：“共济金”每月都按上一年度的全矿职工平均每天工資的一半扣除，照当时規定，牛世清的这一項也只应扣五角左右，但这里却扣了一元二角。显然，大小把头們又从中剝削了一层。

“飯票”，也叫“实物引換券”，是盘剝工人的另一种手段。每做完一个工，就发給工人四角“飯票”，不要不行。这种“飯票”，只能到矿业所開設的店鋪里买东西。这里店鋪的东西，一般比市价貴一倍到三倍。但是，貴又怎么办呢？矿山周围几道鉄絲网、电网围着，工人出不去。就是出去了，这种“飯票”也是廢紙一张。工人們就只能忍受这样明显的剝削！

“石炭賃”，就是工人住大房子燒炕用的煤錢。这笔錢出在工人身上，是再冤枉不过了。冬天，根本不敢把炕燒热，因为炕长睡炕头。炕头不凉不热，炕梢必然冰冷。睡着冷炕，还被扣錢！

“車牌罰”，据說，工人下井前要領車牌，刨一車煤往車上挂一块牌，如果升井后，丢了牌子，就要受罰，这就叫“車牌罰”。可是，这种車牌子不是由每个工人自己領，而是由小把头領，即使丢了，也不关工人的事。何况一块鉄片子、木牌子，怎么能值一元五角？

“伙食費”，老工人說，当时工人吃的是发霉的高粱米飯和橡子面掺玉米面的窝窝头，再加几根咸菜

条，每月最多也花不了四元錢。牛世清却被扣去了七元五角。

“菜金”，这是工人过年过节时吃菜的扣款，把头也从中进行盘剝。

“理发費”，据老工人回忆，工人两三个月才能理上一次发，可是月月都要扣四角錢。

“事务印刷”，这是“方家柜”的办公費。这也要从工人身上出！

在这十七項扣款項目中，还有七項在这个月內沒有扣。但既立了名目，当然也会扣的。其中包括工人吃飯用的“餐具”，刨煤用的工具“作业器”，甚至画押时打“印章指紋”，都一概要工人出錢。看，日本帝国主义者、买办和封建把头就是这样随心所欲、巧立名目来搜刮工人的錢財和血汗的！

以上是已經写在工票上的名目。据老工人回忆：还有一些名目，如一年一度給“老君爷”做生日（矿山把头欺騙和剝削工人的一种迷信活动），打預防針（照規定是免費的），买防空灯罩，等等，都經常要扣工人們的錢，不过沒有記在帳面上罢了。

工票載明：牛世清在这个月里，一天也沒有休息，做了整整三十个工，所得工資是三十二元三角四分。这个数字与他所創造的价值是怎样个比例？我們从日伪“西安矿业所”的資料中，找到这样一个材料：一九四一年（伪康德八年），每个采煤工人每天采煤一点八八吨，每吨煤售价是二十二元六角五分。牛世清干了三十天活，价值应该是一千二百七十四元六角四分。他这月三十二元三角四分的工資仅占他这月采煤价值的百分之二点五。而这极少的一点点，他也无法得到。十項扣款扣去了二十七元二角，加上上月欠款九元三角八分，不但分文没得，还倒欠“方家柜”四元二角四分。这就是旧社会在帝国主义、买办和封建把头奴役下的一个煤矿工人卖命劳动一个月的“总收入”。

牛世清含冤飲恨死去二十多年了。他留下的这张工票，給我們提出了多少值得深思的問題啊！



把头制度

阜 东

把头制度，是一种雇佣劳动的剥削制度。它是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相结合的产物。这种制度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就产生了（如流行于英国和俄国的包工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矿山、搬运、森林采伐等行业中，存在得很普遍。因为这些行业劳动条件恶劣、劳动强度极高、危险性又大，同时这些行业的劳动季节性强，需要工人的数量很不稳定，资本家为了能及时取得劳动力，就产生了把头组织。

每一个把头招收和把持着一批工人（少则几十人，多到几百人），包揽资本家的一些生产和工程。工人们不直接和资本家发生关系，只能和把头发生关系。把头从资本家那里领取工人的工资分发给工人，并从中加以剥削。旧中国的把头通常都和地方封建势力（如帮会）及反动政权勾结在一起，称霸一方，垄断包工，工人要找工作做，非得找他们不可。这样就造成一种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上的封建割据。

把头们对工人的剥削是十分残酷的。在旧社会里，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已经很重了。可是，把头们还要从中剥削一层。一般矿业和搬运业中，工人工资要被把头刻扣百分之五十到八十左

右。例如，一九三二年上海码头每吨货物的搬运费是白銀二錢，可是工人只能得到白銀四分一厘，其中百分之八十被把头们刻扣了。本刊本期《一张工票訴深仇》一文中所反映的日伪统治时期矿山把头们剥削工人的情况，就更残酷了。把头们不仅巧立名目，公开刻扣工人工资，而且还明目张胆地刻扣工资尾数和工人的“年终花紅”等等，并常常把三个工人的活加在两个或一个工人的身上，从中来掠夺和剥削工人。此外，把头们一般还兼营厂矿区的商店、洗澡理发等服务业，向工人出卖和賒銷高价商品，放高利貸等，来剥削工人，使工人既受他們的雇佣契約的束縛，又受他們的債務束縛。这样，就造成工人对把头的人身依附关系，永远摆脱不了把头的剥削和压榨。

把头制度在各行业、各地区有不同的组织和名称。在矿业中叫“大柜”；在纺织业中叫“把头”或“包工大柜”；在海运业中叫“館口”；在搬运业中叫“籬”、“把”、“脚行”、“小杠”、“搜包”、“猴車”等等。在各种行业的把头下面，还有一套组织和一些小头目，如矿山中有“賬房”、“管事”、“监工”、“炕长”等；在搬运业中，有“档手”、“跑碼頭”、“拆賬头”，等等；纺织工业有“拿摩温”。所有这些人，都是把头用来管理和剥削压榨工人的帮凶。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在各个行业中取消了把头制度，工人们从此得到了解放。

阶级斗争小知识

编辑室

去年以来，全国农村、城市都先后展开了以阶级教育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了帮助青年在运动中更好地受教育，这一期特发表了阶级教育材料选辑。希望农村、工厂、学校各团支部認真組織团员、青年学习这些材料。

本刊今年第一期发表了《新式农民董加耕》的通讯。现在广大青年已掀起了学董加耕赶董加耕的热潮。本期，董老特为董加耕題詩，这对广大青年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認真貫徹教育方針，使青年在德智体各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这是青年工作中应该十分注

意的問題。为此，本期发表了上海育才中学校长段力佩同志的文章。

本期起开始发表《革命青年应该怎样看待理想和贡献》的問題討論稿。希望讀者繼續踴躍參加討論。

这一期还繼續刊登了謝老的《思想随笔》。

为了加强对青年的閱讀指导，本期发表了《为什么說〈施公案〉是一部坏書》这篇文章。

* * * * *

要使学生在德智体方面 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

上海育才中学校长 段力佩

编者按：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个方针，各地学校正在大力研究改进教学工作。那种课程太多，使学生负担太重，讲授、考试方法又不甚得法的现象，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各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这对我们共青团来说，同样是应该十分注意的问题。共青团是做培养青年的工作的。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培养一代又红又专的富有主动性创造性的青年。办法是什么？办法就是用民主的方法、启发式的方法（而不是用生硬死板的方法）教育青年，使我们的青年既有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又能自己会动脑筋，思想活跃，主动积极，敢想敢干，生动活泼。这是一个极关紧要的大事情。下边登了一篇经验，这篇经验介绍了上海育才中学的一个班，怎样从党的教育方针出发，按照学生的实际情况，注意克服繁琐的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旧教学方法，改进了教学工作，促进了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我们特把它刊登出来，推荐给做青年工作的同志们。

教学工作应该怎样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促进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我们对学校教学工作作了一些研究，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但仍然感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存在着脱离学生实际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教学方法。它浪费了课堂教学时间，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影响着学生的全面发展。这种旧教学方法的具体表现是：有的教师上课，仍旧有不分主次、不顾详略地重复讲解，甚至加油加醋。学生在课堂上只有较少的阅读课本的时间和练习的时间，课外十分紧张。有的教师不从学生实际出发，不顾学生之间的差异，平均主义地要求学生。有的在教学方法上还有一些烦琐、分散和形式主义的做法，而不是集中精力解决主要问题。例如教语文，不是老老实实地边教边练，让学生学好课文，并用主要精力抓好作文，切实提高学生的读写水平，而是孤立地对生字新词作繁琐的讲解。

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减轻学生负担，解决教学过程中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我们调查了初一（3）班的情况。

负担过重不利于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初一是实行新教学计划的一个年级，课程分量比较重，课时安排也比较多。这学期，在开学初的一个多星期里，就出现了学生忙于应付作业，教师忙于批改作业的情况。就初一（3）班的情况来看，学生的作业分量很重，一般的都要在晚上九点多钟才能完成教师布置的课外作业，基础比较差的学生还要在十点钟以后才能做完作业。为了能早点做好作业，他们放棄了休息时间，一回家就念书，放下饭碗就做作业，甚至走路、洗碗的时候也在练着背诵，整个课余时间都陷在作业里，家务劳动也不做了。如学生孙蕾珍，经常做作业做到晚上十一点钟，但仍有一些题目做不

出，只得次日清晨去問同學，勉強交卷。由於許多題目不是獨立做出來的，知識不鞏固，因而成績也不好。她由於睡眠不足，上課時常打呵欠。家長看到學生回家後整天埋在作業里，也非常擔心孩子的健康。因為作業來不及完成，學生的興趣愛好就得不到發展。愛好文藝的學生，看到新出的《兒童時代》，也只能粗粗地翻一遍。愛好體育活動的學生，也不願意參加鍛煉，而是留在教室作習題。同學們為了應付作業，也就沒有更多的時間去學習革命道理，看報，參加各項政治活動。也由於功課重，在課堂上教師不能教好，學生的作業多，錯誤也較多，這也增加了教師批改作業的負擔。改作業花的時間多了，也擠掉了教師對學生進行思想教育的時間。

幫助教師提高認識

教師對這些情況，有什麼想法呢？一次，班主任向我反映：“學生代數作業多，英語作業也重，平時學生各顧各，不關心集體，怎麼辦？”班主任自己是教語文的，我問她是否可以少講一些，她却說不行。我們又同這個班的代數、英語教師研究改進教學的問題。代數教師說：“書上這麼許多內容，不做這些練習怎麼行？減少課外練習，怎麼使他們牢固地掌握知識呢？如果都要在課內做，進度就要完不成了。”

這些反映說明，教師對實行教學計劃的態度是認真的，都熱心於提高各自學科的教學質量。但是他們卻習慣於老一套的教學方法。為此，我們組織教師進一步學習黨的教育方針和上級的指示，幫助他們樹立全面貫徹教育方針的思想，既注意政治思想，又注意文化知識和身體健康；既注意培養勞動後備力量的教育，又注意升學的教育。我們向教師提出：各科都有許多作業壓在學生身上，學生哪有時間參加集體活動、勞動和體育鍛煉呢？這樣，教育方針怎麼能貫徹呢？經過學習，教師們提高了認識，他們都自覺地要求改進教學方法，注意減輕學生課外作業分量，關心學生的德智體全面成長。

在教師自覺要求改進教學的基礎上，我們提出，要教師相信學生有一定的閱讀能力和理解能力，採取邊講邊練的方法改進教學工作，重視發揮學生在學習上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我們曾經找了一個學生，請他閱讀一遍沒有教過的新課文《老山界》，並要他向教師講解這篇課文。結果，學生講解得很好，只有五六個地方比較模糊。我們又請一位數學教師在上代數課時布置兩三個學生做幾道還未教過的下一課練習題目。結果有一個學生全做對了，有一個學生做對兩道題，錯了一道題。這樣，教師就認識到學生是有一定閱讀能力、理解能力的，教師的講解應該把力氣用在刀口

上，不應該平均使用力量；否則，講得太多，浪費了課堂時間，而學生真正難懂的地方又未幫助解決，反而吃力不討好。

同時，我們又對政治活動、教學、文體活動等各方面時間的安排和作業布置，採取了一些措施。如規定只有語文、數學、外語才可以留一些課外作業；地理、植物的提問必須在課內復習的基礎上當堂進行，等等，好讓學生有時間去參加各種課外活動和得到充分休息。但要做到既減輕作業負擔，又能提高教學質量，除這些措施外，還必須改進教學法，從教學工作本身來研究解決。

注意發揮學生學習的主動性

為了減輕學生的負擔，我們和語文、數學、外語三門學科的教師一起具體研究改進教學法的問題。

語文課是一門很複雜的學科。就課文內容來說，古今中外無所不包，有些文章政治性較強，有些文章文藝性較強，有些文章歷史知識較多。就文章體裁來說，有議論文、記敘文、詩歌等等。同時，一個初一學生，他們讀過六年以上的語文，也讀過其他各科的書籍，具有一定的閱讀能力。因此改進語文教學，要考慮語文學科的特點。對不同類型的文章，在教學上就應該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教法。對詞語解釋，我們也作了具體考慮，不平均使用力量。有些學生容易懂的詞語就不去逐字逐句地講解；還有一些詞語，任你怎樣講也不容易對初一學生講清楚的，也就不一定講得非常完整，只求弄通課文的意思就可以了。如“秉燭夜游”一詞，只要告訴學生“秉燭”的“秉”作“拿着”講就行了。如果要講清“秉”字就得講一套《說文解字》的道理，反而越講越不清。作文的批改，要求教師每次除了作一般的批改外，要特別精改一部分。所謂精改，就是根據教師自己的水平，儘可能把學生的原文改得像樣一些，即使改動一個字，也要有理由，說得出為什麼。精改的文章又注意使每個學生都能輪到，同時通過評講，幫助大家共同提高。

代數內容的安排，基本上是由常量到變量；這既符合數學發展的過程，又符合學生認識的過程。具體地說：它是從舊概念引入新概念；從舊知識引入新知識；從老法則、老公式發展變化成新法則、新公式；從一種解題方法隨着知識技能的發展變化成多種解題方法。因此，學生學習數學的基本特點應該是：學生閱讀課本，在學生有所理解的基礎上，反復練習，加深理解。根據數學科學教與學兩方面的這些基本特點，我們注意了緊扣教材，採用邊教邊練的辦法。在課堂上，把指導學生閱讀、教師正確講解和學生認真練習緊密結合起來。教師体会到這種邊教邊練的辦法有三

个好处：一是教师在学生阅读课本的基础上讲，学生对概念、定理、法则理解得较好，且初步有了阅读数学书的习惯；二是大多数作业是在课堂上做的，教师对学生有具体的指导，学生作业质量高；三是学生做练习的数量不比过去少，而课外作业负担却轻了。

英语课的改进，同语文课的方法大致相同。我们比较重视国际音标的教学，使学生对国际音标掌握得比较牢固扎实，并且能自己查了字典读准字音，改变了过去课堂里读得出，放学后读不出的情况，提高了学生阅读英语的兴趣。讲课时注意避免烦琐，有些学生易懂的课文就不去逐句讲解、翻译，有些语法知识只要学生作为语言习惯记住，就不作过多的讲解。强调把读和说结合起来，培养口语能力。不强调每篇课文都要背诵。我们经常采用边教边练的办法，运用课本上的材料在课内用外语交谈，使学生通过谈话来掌握词汇，熟悉课文。

我们这样根据各科特点改进了教学，既减轻了学生的负担，也发挥了学生学习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班级里出现了新气象

改进教法以后，首先是教学质量有了保证。如数学教学实行边讲边练后，学生的计算比过去迅速而正确了；学生的思维灵活了；学生阅读数学课本的能力和兴趣提高了。虽然很少布置课外作业，学生练习的题目却比过去多得多，不但做完了新课本上的习题，有些基础较好的学生还做了一些补充题。以《整式》一章为例，这一章教学时间共有七十二课时，改进教法后，教师讲解用三十七课时，其余三十五课时都在进行各种有目的有步骤的课内练习；就是讲解的三十七课时，也是边讲边练地进行的。其中《代数式》一节，讲课用一课时，其余三课时，都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进行课堂练习。结果，这一节课本规定的习题，中间和中上水平的学生大多在课内做完了，部分中下水平的学生回家也只需要做一刻钟左右的作业；教师对中上学生则布置几个要求高一点的补充题目让他们回家做。学期考试全班一百分之十五人，九十分以上的二十三人，八十分以上的十人，七十八分一人，六十一分一人。语文、英语的教学质量也有提高。

学生的作业负担减轻了，他们有时间去参加课外活动，思想也活跃起来了。他们自觉地去学习革命道理，全班绝大部分同学都能关心时事，认真读报；还有不少同学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雷锋日记，并组织了五个学习小组，交流心得和体会。有些学生还去体育俱乐部看了排球赛。大部分学生都积极参加家务劳动。学生的文体活动也活跃起来了。上学期学校举行歌咏比赛时，这个班获得了优胜奖。班级也举行了一

次小型运动会和跳绳比赛。学生的体质有了增强。原来功课负担较重的学生孙蕾珍，每天回家作业不到八点钟就可以做完，而且每天有时间看报纸了。后半学期，她还读了三遍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还看了《人民在战斗》《粮食采购队》《算得快》等书籍。她每天九点左右就可以上床睡觉，上课也不打呵欠了。由于时间充裕，每道题她都是经过自己思考以后做的，因此作业质量也提高了，期末考试成绩优良，代数考了一百分。

随着教学的改进，教师的负担也减轻了，而这个班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教育也有了加强。我们在“向雷锋同志学习，做坚强革命后代”教育的基础上，抓住下厂劳动的机会，进行阶级教育、劳动教育。我们用八个星期的教育活动时间对学生进行教育，让学生畅谈劳动收获，谈工人怎样对待劳动，应该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劳动者。以后又组织学生参观忆苦思甜展览会，参观厂。教师学生都受到极深刻的教育。

改进教学方法以后，家长看到孩子回家很少做作业，却是看小说、读参考书，开始时，倒有些紧张起来，向学校提意见：“这样读书是否读得好。”可是到期终，他们看到了学生的成绩，就感到满意了。

向青年介绍中国青年出版社 最近出版的一批新书

雷锋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是怎样形成的

关锋著 0.12元

正确思想从哪里来 林京耀编著 0.13元

谈谈解放军的三八作风 简雨非编著 0.20元

青年修养通讯(续编) 本社编(即出)

群众路线十题 余心言著 0.24元

眼光向着实际——漫谈调查研究

燕凌著 0.48元

热爱祖国、保卫祖国 张平著 0.15元

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苏蔚著 0.12元

怎样对待困难 钟怀著 0.12元

谈谈破除迷信 本社编 0.17元

怎样才能身体好 兰宁幼之著(即出)

恋爱、婚姻、家庭 孙青著 0.16元

深仇记(四史) 苗培时著 0.45元

集古村恩仇记(四史)

集古村村史编写组编(即出)

以上的书籍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均有出售，也可以写信向各省邮购书店邮购。



——唱給董加耕

徐榮街

我的家乡有肥沃的土地，清澈的河流，勤劳勇敢的人民……

啊，青山綠水；啊，白云紅霞，
啊，鋪到天边的田壩，伸向云外的河坝……
哪里有这里天地广阔？
春光万里，銀燕展翅。
哪里有这里景色优美？
十里楊柳，十里桃花。
这里的每一棵小草都放着縷縷的清香，
这里的每一把泥土都冒着汪汪的油花，
每一道田埂每一所茅屋都有着光荣的历史，
每一块芦塘每一座村庄都举起过革命的火把！

回来了，踏着老一輩紅色的足迹，
回来了，迈着新一代雄健的步伐，
回来了，选一条艰苦广阔的道路，
回来了，画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
这里，清风拂拂，正飘卷着公社的紅旗，
这里，車輪滾滾，正奔馳着公社的車馬，
这里，号子声声，正摇动着夺粮的战鼓，
这里，笑声朗朗，正传頌着丰收的佳話。
回来了，把千斤担子挑在咱們肩上，
回来了，把万頃綠野写在咱們名下。
“穷白”咱們来扫，美景咱們来画，
汗水咱們来流，战馬咱們来跨，
而今啊，就該咱們这一代，
騎馬挎枪走天下！

說什么，扶犁拉耙“泥腿子”，
劳动使青春放光华；
說什么，缺乏理想“沒出息”，

讀董加耕日記

董必武

加耕異派任意氣干霄熱心愛勞動
立志在耕耘鋼煉成不銹隊歸站無間！
為公社毛主席學你勤

一九六四年二月

农村广阔天地大。
是春雨就要落下地，
是种子就要爆出发芽，
是矿石就要去熔炼，
是木材就要建大厦，
是革命的接班人啊，
看党的旗帜听党的话！
旗帜朝哪——就向哪！
党叫干啥——就干啥！
党的大手一指点，
顶风劈雨咱来了！

走，挽起裤管袖口，
走，赶着肥牛壮马，
走，接过锄头镰刀，
走，跟着第一线上的行家。
铁镐呀，高高地举，
犁头呀，深深地插，
禾苗呀，细细地栽，
甬(lǎn读作覽)篙呀，紧紧地抓。
踏水车，哪管它脚底磨出茧，
开荒地，哪管它腰酸臂发麻，
守场头，哪管它大雨如瓢泼，
堵缺口，哪管它水深河堤滑，
哪管它，双肩红肿手起泡，
哪管它，满脸汗水直滴答。
褪一层白皮呀红一层心，
经一次炉火呀少一分渣，
吃一日艰苦呀得百日甜，
落一路汗珠呀结一路瓜！
风来吧！雨来吧！
嫩苗要长成参天树，
白书生要变成红专家。
风来吧！雨来吧！
上路的英雄不回头，
第一线的鬪将不解甲！

走，到东山，到西岭，
走，到南坡，到北洼。
鏟掉这秃山——拔去眼中的钉，
翻开那碱地——卸掉肩上的枷，
填平这沙河——割断绊脚的绳，
降服那狂风——捆住风中的霸！
耕，一犁一锄，耕掉穷困旧面貌，
耕，一犁一锄，耕出蓝天万里霞，
耕，一犁一锄，耕出金山粮食囤，

耕，一犁一锄，耕出个如花似锦的新国家！
耕啊，耕啊，
在这肥沃的土地上，
春风如马任咱跨，
绿野如云随咱踏；
耕啊，耕啊，
在这光荣的土地上，
描龙绣凤咱来，
耕云播雨是咱家！

春天呀，咱在这里插下秧，
秋天呀，咱在这里叠金塔，
闹春耕，咱在这里摇铃，
庆丰收，咱在这里吹喇叭。
咱们的粮棉哟，
车装船运遍四海，
咱们的热血哟，
掀波涌浪走天涯！
别看咱身居茅草屋，
胸中呀，七大洲风云任变化，
别看咱双脚踩污泥，
世界地图眼底挂！
啊，天地多宽咱胸多宽，
祖国多大咱心多大！

在这里，咱要挖沟渠开河道，
在这里，咱要修水库建水闸，
在这里，咱要安电磨挂银灯，
在这里，咱要开铁牛驾钢马。
要让那，新式风车展银翅，
要让那，抽水机喷出雪浪花，
要让那，金波银浪滚滚来，
要让那，牛群羊群遍山洼……
咱们这块绿野呀，
捧在党的手心上；
咱们这代青年呀，
站在党的旗帜下。
祖国的前程铺锦绣，
咱们的前程铺锦绣，
祖国的前程飞红花，
咱们的前程飞红花！

啊，青山绿水；啊，白云红霞，
啊，铺到天边的田垌，伸向云外的河坝……
看吧！海阔天空，雄鹰展开了雄健的翅膀，
山高路远，英雄迈开了矫捷的步伐！

董加耕幫助我安心在农村

尹文宏

現在，大家都在向董加耕學習。董加耕的確是在黨的培養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一個好青年。在學校，他是一個好學生，好團員，好黨員；他響應黨的號召，回鄉參加農業生產以後，能自覺鍛煉，踏實勞動，積極工作，深得群眾的信任和愛戴。董加耕給我們青年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我們都應該好好向他學習。學習得越好，就越能幫助我們正確地認識和確定自己的生活道路；正確地對待革命的需要和個人的志願，樹立以農為榮，以農為樂的思想；自覺地到群眾中鬥爭中去進行鍛煉改造；促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前進，成為革命事業可靠的接班人。在這裡，我想談談我自己是怎樣在董加耕的具體幫助影響下，逐步地克服了錯誤思想認識，樹立了以農為榮的思想，在农村安下心來的。

董加耕向我伸出了友誼的手

董加耕過去和我同學。那時，我讀初三，他上高一。加耕住的董伙大隊，和我們劉貫大隊，雖分屬兩個公社，但只相隔一條河。一九六二年夏，當我沒有考上大學，懷着“理想破滅了”的憂郁心情回鄉不久，他有一天到我家來，問我考取大學沒有。我告訴他沒有考上。

“沒有考上，你今後有什麼打算？”

“沒有什麼打算，在目前情況下，只能牽着牛鼻子喝水——參加農業生產。”

加耕是聰明人，一聽我的話，就知道我的思想情緒不對頭。他懇切地對我說：“我們都是高中畢業生，都是具有一定文化科學知識的人。我們要把眼光看得遠一些。農村將來是要變的，變為現代化的新農村。知識青年在农村是大有作為的。”他希望我安心勞動，在农村扎根，為建設現代化的農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出力。臨走時，加耕又遞了本《在勞動鍛煉中成長》的書給我，叫我好好看看。

晚上，在燈下，我翻開《在勞動鍛煉中成長》一書，徐建春、邢燕子等先進人物的形象不時在我腦海中浮現。我覺得我家在农村，應該同加耕一樣，和鄉親們一起，建設家鄉。

那時，正值秋收大忙季節，社員們都緊張地在田間收割稻子。我也和社員一道參加了秋收。在灼熱陽光的烤曬下，我渡過了腰酸背痛和不懂農業技術的難關，堅持了兩個半月勞動，在隊里連續做了翻場、割稻、種麥等農活。

从弯路上拐回来

但是，由於我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思想基礎不牢靠，碰到一些波折，就又動搖了。秋收秋種大忙季節一過，隊里農活少了，我蹲在家里，書報也很少看到，煩悶得發慌。恰好，這時在上海水產學院讀書的、我過去的一個同學寫信來，建議我復習功課，參加一九六三年高考。他的建議我一下就接受了。到全國高等院校招收新生時，我又到鹽城試區報考南京大學化學系。結果還是沒有考上，我心里很不自在。這個消息不知怎麼也傳到了董加耕的耳朵里。在一個晴朗的日子里，我和社員一起在村西南的麥田里勞動。這天，董加耕撐船到尚莊糧站繳公糧賣余糧。船經過我村西大河時，加耕眼尖，望到了我在田里勞動，高聲地喊：“尹文宏，你要報紙看嗎？”我聽見有人叫我，一看是加耕，便高興地回答：“要！”我放下釘耙，直往河邊奔去。加耕遞了一張紙條和一份《江蘇青年報》給我。我打開紙條一看，紙條上寫着：“文宏同志：我聽說你今年又沒有考取大學，心里有些苦惱。我覺得我們知識青年不應該在黨的大辦農業、大辦糧食號召面前搖擺不定，應該聽黨的話，跟黨走。農村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要立志干到底。”我看了心里真有說不出的感激。再翻那份報紙，上面登了中共江蘇省委書記許家屯同志，在农村知識青年積極分子座談會上的講話摘要——《立志做社會主義第一代新農民》。晚上，我仔細地把它看了兩遍。黨的負責同志說的話，句句打動了我的心，我應該聽黨的話，像加耕那樣，把農業第一綫看作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場所，把農村作為確立和發展自己革命世界觀的場所，使自己磨練成為又紅又專，能文能武的有用人才。我不應該從第一綫上撤退當逃兵，不應該在第一綫上猶豫不決，三心兩意。

农忙过后，加耕有一次碰到我，又向我介绍了他参加省里座谈会的情况，还指着出席座谈会的积极分子陈瑾璋、车学英的照片说：“她们都是女同志，家又是住在城市。她们下乡参加劳动的困难比你要多得多，但她们都一个一个地把困难战胜了。”这对我启发很大。我就想，是啊！她们和我一样都是女同志，但她们的家是在城里，我的家是在乡里，我一定要好好干，做到像她们一样。

心里的疙瘩解除了

我在生活中遇到搞不通的问题，常去找董加耕帮助解决。有一次，我同村上的两个回乡知识青年一同到加耕家里，和他讨论问题。我说：“我是个女的，大队干部不培养，我怎么办？”加耕听了，笑着说：“你怎么知道大队干部不培养你？你有没有看到自己的思想还不扎根，动摇不定？自己还没有经受得住农村劳动的锻炼和考验，怎么倒埋怨组织上对你不信任呢？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取得人家对我们的信任。”

加耕这一席话，说得令人信服。是啊！我要得到大队干部的信任，先要拿出实际行动来。

我又说：“我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在农村里怎样才能用得上？”

加耕听了，问我：“农村里有许多有用的活的学问，你学了没有？”他看见我不答腔，又接着说：“农村是一所大学校，里面学问深得很，看你当不当有心人。当了有心人，不仅能学到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同时，还能把学校里学到的知识用到农业生产上。”他还向我们讲了他向别人学习雷（Iǎn 覽）泥的事，劝我们既要具有远大的理想，也要有踏踏实实的具体行动。这次谈话，使我深受感动。我真正明白了，要在农村扎下根，就要同董加耕那样，彻底放下学生的架子，把自己当作群众中的一分子，在思想感情方面和群众结合在一起。从此以后，我就更自觉地到群众中去改造自己，决心在农村干一辈子。

为了用毛主席思想武装自己，今年元旦前夕，我向加耕借了四卷《毛泽东选集》。加耕亲切地对我说：“我们要多看看毛主席著作，它是解决我们实际问题的金钥匙。”是啊！毛主席著作是我们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董加耕读了毛主席著作，就明确了前进的方向，走上了与工农结合的革命道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站得高，看得远，分清是非，站



图为董加耕和尹文宏等在交谈（左一是尹文宏，右一是董加耕）

新华社记者唐理奎摄

稳立场，顶住一切困难。我决心也像加耕一样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照耀下奋勇前进。

把文化知识献给人民

最近，党支部要我办冬学。我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学习了董加耕，我觉得应该把自己的知识献给人民。我具有的文化知识是属于人民的，我应该为人民服务。冬学是传播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场所，提高社员文化科学知识水平，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一定尽力把冬学办好。

开始办冬学，我遇到了一些困难：有些社员不愿意来学习，也没有灯油，没有教具。我就想，如果董加耕在碰到这些困难时，会怎么样？他一定会迎上去，战胜困难。他说过：越复杂，越要坚持；越困难，越能锻炼人。“不能因为那个地方有困难，就逃避”，“克服困难就是胜利”。这样一想，我就觉得有了力量，挨门串户去动员社员上冬学。没有灯油，上课时间放在下午收工后，社员们晚饭前。没有教具，借刘贯小学校的教室、教具。在社员们的支持下，冬学终于办起来了。现在，五十多个学员正在冬学里学习。我为自己为人民开始献出一些力量而高兴。但这只是一个开端，我还要继续刻苦锻炼，自觉地改造思想，好好学习董加耕，像他那样，在农村生根，开花，结果。

思想隨筆 (三)

謝覺哉同志札記摘錄

怎樣做總務工作

總務部門是各機關、團體、工廠、學校等辦理事務方面，即辦公所需和工作人員衣食住所需的組織。舊社會叫“庶務”或“副官處”，這個部門的負責人照例是長官的親信，這個部門也照例是貪污剋扣、一塌糊塗，干很多不可告人的勾當。又因事務工作和政務不同，所以在舊社會一般有才能和志氣的人，不願做事務工作。過去搞事務工作的人員，一般是有實物（可以揩油），無虛名（得人稱頌的少），所以人們不大看得起這種工作。

我們今天的事務工作和過去截然不同了。

第一、今天的機關和工作人員是為人民服務的。機關的事務人員為服務人民的機關和工作人員服務，也就是為人民服務。

第二、古人說：家之不齊，何能治國！真能做好一個機關的事務工作，無疑就是為治國的本領打下底子。

第三、舊的事務人員領錢、用錢、報銷，只要不貪污，已算上上。現在的事務人員，則負有保證各機關工作人員生活和辦公所需的責任。很多事情，有錢固然可以辦，無錢或錢少也要能辦。把事務人員比做“巧婦”，那就不是難為無米之炊，而是要在無米時能弄到米來炊。他們不僅是做簡單的事務，而是要計劃生產，懂得社會情況，是“具體而微”的實際財政家與經濟家。

因此，看不起事務工作的觀念是不對的。不只是穿衣吃飯離不開它，而且它在保證機關工作的順利進行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總務工作，等於主婦管家，處處都要照顧到，照顧這，又照顧那，照顧今天，又照顧明天。一九三一年我到湘鄂西省委，首先使我感到滿意的是管理事務的一位科長。在我初到時，他一看我的行李很簡單，就幫我安頓住處；當我入房一看，我所缺的蚊帳、面盆、茶杯等都有了。有一天他來查看我的衣包，過幾天發衣服，先發給誰後發給誰，都恰如其所需。每天吃飯他都來清查，坐滿一桌，才拿菜來，自負責人至小鬼（當時對年小的同志的愛稱——編者注）都聽他指

揮。飯後，他坐在廚房抽煙，見因有事外出沒趕上吃飯的人回來，一進廚房，不要問，他就起身把留下的飯菜給端來。我想，負責總務工作的同志，都應有這種管家娘的精神，不是等人說才做，而是先替他人安排周到。

這裡的要点，就是要自己看得起自己，不把自己看作低人一等或聽人指揮的，而是認定自己是生活的管理者。生活越管理得好，也就越有資格去干預人家的生活。

做總務工作的同志，須注意防止產生與工作人員對立的情緒。上面說過，總務工作者應該像管家娘一樣。管家娘不是站在一家人之上，有什麼特權；更不是站在一家人的對面，只求應付。他要樣樣管，處處管；而不是推一下才去管，或推一下還不管。另一方面，在總的財經政策之下，要有自己的相當長時期的計劃，能預見困難，合理安排用場，而不是事到臨頭，向機關領導上報告一聲就了事。

更須時時注意警惕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接近錢的人易為錢所惑，這是資產階級的邏輯。我們的總務工作者，應當經常把財物弄得清清楚楚，並教育大家知道生活來源不易，注意節約；同時自己在經手金錢的時候要決不馬虎，嚴格按制度辦事，愛惜國家和人民的一分一厘，一草一木。

加強學習，對於我們做總務工作的同志尤為重要。一方面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革命的常識，提高政治思想覺悟。另一方面對經濟財政淺近的常識、目前財經的現狀，也要有個一般的了解，增加業務知識；特別是自己在工作中體驗來的和向別人學來的實際經驗，要把它提到原則的高度，認真總結和學習，以求把工作做得更好。

胆大心細

做事要胆大心細。思前慮後，估計利害，都周到了，而不能當機立斷，坐失良機或遇難畏縮，事敗中途，這是無用的人。敢作敢為，可是不仔細考慮，不肯吸取過去的教訓和廣聽旁人的意見，同樣是無用的人。前者不能做事，後者常常敗事。胆大，好的，要來自心細；心細，好的，要濟以胆大。



革命青年应该怎样看待理想和贡献？

编者按：本刊第五期发表了陈亦群同志的来信以后，读者纷纷来稿参加讨论。这一期我们选登了几篇来稿，集中地谈了革命青年应该根据什么来确立自己的理想，知识青年到农村有没有远大前途等问题。以后，我们将深入讨论：什么是革命青年真正的远大理想？如何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实现远大的理想？知识青年到农村怎样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怎样认识贡献大小？等问题。希望读者继续来稿，多对这些问题发表意见。

我的理想是彻底改造盐碱地

河南新乡县洪门公社 张德全

陈亦群同志问，应该怎样树立理想？我认为，一个青年没有远大理想，不考虑自己的前途，过一天算三天，是不会有作为的。但是，个人的理想，只有同人民的共同理想相一致，同党和国家建设的需要相一致，才能实现，才能算远大。

一九六一年，我从地质勘探学校毕业，怀着当技术

员、工程师的远大抱负，走上了鑽探队的工作岗位。不久，党发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我反复学习了党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又想到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务农，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还未完全改变，作为一个有理想的革命青年，应当有志气到农村去。于是，我连续三次向组织申请回乡务农。一九六二年四月，组织上终于批准了我的请求。

回到家乡不久，就是麦收时节。我看到地里的麦子大片大片地被碱死，全队三千多亩麦子，只有一千三百二十亩有收获，每亩平均只收三、四十斤，产量很低。这时我就想，要把这些盐碱地变成良田有多好呀！使雪白的盐碱霜能变成雪白的面粉，那有多美！全国的盐碱地不知有多少，要都能改造过来，会为国家增产多少粮食啊！我的理想既然是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这不就是我改造的对象吗？于是我决心在改造盐碱地上下苦功夫。党支部书记李长生同志很支持我，对我说：“我们正为这顶穷帽子发愁。团支部已经组织了十七名青年在一起搞试验，你也去参加吧！”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和试验小组的青年们一起，在三十亩不毛之地试种了大麦。为了解决技术问题，我们访问老农，共同研究试验，仔细观察，终于摸索到了盐碱地的特点和规律是：土壤表层盐碱多，耕作层下盐碱少；冬春盐分向地表层集中，下雨盐分随水下移。根据这些特点，我们采取了伏天冲沟晒茬，种时深播浅盖，躲过重盐碱层；适时提前早播，适应地寒；精心管理，防止盐分向作物根部移动等一整套适应盐碱地的措施。结果，大麦生长良好，每亩单产一百四十六斤，比邻近的平播地增产四倍。试验成功的事实，大大鼓舞

了群众的信心。大家选我为改造盐碱地的技术员和土壤化验员。我也更加热爱盐碱地的试验工作了。一九六三年春，党支部派我到百泉农校学习盐碱化验技术三个月。学习回来后，我白天下地劳动生产，晚上回来进行化验试验，经常和小组的同志们研究，又不断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一九六三年，我们全队三千五百二十亩麦田，获得了平均每亩单产一百三十斤的空前大丰收，总产四十八万斤，比一九六二年增产粮食二十五万六千四百八十二斤。我们队也从历年的缺粮队变成余粮队，卖了许多余粮给国家。

我回乡后，按着党的教导，要求以革命的态度来对待劳动和各种困难，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科学试验，以最大的革命干劲和群众在一起向自然作斗争，因而就做出了一些成绩。在这不到二年的时间中，我深深感到，农村有许多事情等待着我们去干，是革命青年大显身手的广阔场所，到那里去干一辈子，正是一个青年有远大理想的表现。而远大理想必须落实，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一步一步走，踏踏实实干。如果眼睛只望着将来，不愿意做当前最需要做的事情，那样的理想只是空谈而已，不会成为现实。

生产实践中能出大专家

湖南农学院 沈文祥

亦群同志，你选择参加农业生产的道路是对的。你应该知道，当专家的理想不是只有通过小学——中学——大学这条道路才能实现，还可以直接从生产实践中锻炼成长。我们要搞好农业生产，建设新农村，目前，绝不只是学学普通知识就够了，而是应该学习农业的丰富生产经验，学习现代科学知识，把它应用到生产中去。像全国著名的劳

动模范、农民出身的专家——陈永康、王保京等，他们钻研农业生产，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创造了成套的先进生产经验，难道算不上是专家吗？由此可见，只要你决心在农村扎根，钻研农业生产，就可能学得丰富的知识，成为专家的。

同我一起在初中毕业的同学，很多回乡参加了农业生产。现在他们有的已在农村入了党，当了劳动模范。今年寒假我回家，和几个老同学在一起谈心，言谈中，他们所掌握的农业知识，真使我感到惊讶。我虽是农学院四年级的学生，但是有不少的东西还不知道，有些见解还没有他们懂得深刻。他们搞

的棉花试验田，每亩皮棉达一百五十斤，粮食每亩一千多斤。像这样钻研生产，谁能说十年二十年后，他们之中没有农学家出现呢？

现在，广大农村中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很多大队都成立了科学研究小组，很多公社都有了农业技术推广站，这为我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我毕业后的志愿，就是回到农村去，亲身投入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把自己锻炼成红色的农学家。亦群同志，让我们一起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朝着又红又专的大道奋勇前进吧！

我是一九六二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开始，我和陈亦群同志一样，很苦恼，觉得：“在

农村一年到头与黄土打交道，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怎能说是理想呢？个人又有多大的前途呢？”

我父亲是个老贫农，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他轻言细语地对我说：“敬璋呀，你读了这些年的书，全是党培养出来的。想想我们家过去一十二年没有米下锅，你母亲带着你们沿门讨吃的苦光景，就晓得今天这日子来得多么不容易啊！我们可不能忘记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啊！”在外工作的大哥大嫂，知道我没有考取大学，也来信鼓励我：“青年都应有自己的理想，但个人的理想，必须服从国家的需要，参加农业生产正是党和国家最需要的，也是青年应有的远大理想。”父亲和哥嫂的话，使我又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句话像一道阳光，照亮了我的心，指出了我努力的方向。后来我又看

和群众一起革一穷二白的命

湖北红安县大金公社 王敬璋

到了邢燕子、王培珍等同志的模范事迹，更找到了具体的学习榜样。我想了想：“她们能无条件地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一心一意地红在农村，专在农村，而我为什么三心二意呢？”一个高中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是没有理想，是“埋没”人材吗？不！绝对不。用革命精神，去创造农村新的天地，为千万人谋福利，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这难道不是远大的理想？当然，从高中进大学，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将来可能当上专家、科学家，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做出贡献。但这些人也应该是劳动者，他们也离不了平凡的劳动，离不了工农群众；如果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国家需要，去追求什么理想，那就是个人打算，不能说是远大理想。我开始领会到，党分配我到农村，是为了革农村一穷二白的命。而我的家乡正是“田瘦不长粮，地

薄不出油，山光无柴烧，水尽无河堰”的穷沙岗，我应该立志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我下定了在农村干一辈子的决心。

通过一年多劳动实践的锻炼，我更认识到，从事农业生产，管天还要管地，没有科学知识是不行的。比如，种庄稼就要懂得土壤、肥料、种子、气象等科学知识。要获得这些知识，很重要是通过实践去学习。农业科学技术真是浩如烟海，我们如果把书本知识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向老农请教，大胆试验，到田间去研究、学习，再进一步总结提高，这样干十年八年，总会干出名堂来的。这是我们知识青年应该走的又红又专的道路。现在我们生产队的回乡学生，已经组织了一个青年科学研究小组，已总结出老农经验一百零四条，编写了一本农谚，各种试验也都订出了规划，并在一九六三年改造双季稻落后田、改进农具、改进耕作方法等方面，打开了试验的門路。的确，我们在农村的前途是非常宽广远大的。

知識青年到农村不是“丢金子下海”

山东工学院 杜金芝

不仅如此，陈有为同志还給大伙讀报，講時事，办黑板报。以往干活休息时，小伙子們不是打扑克，就

現在农村里，知識青年的确还不太多，从发展农业的要求来看，很珍贵，有些象“金子”。但知識青年应该看到，自己只有一些書本知識，还缺乏实际生产經驗，要真正起到“金子”的作用，就需要放下架子，拜老农为师，虚心向老农学习，經過长期的鍛炼才行。知識青年在农村即使是“金子”，也不要象“金子”那样徒有光輝，而化学性質却极不活泼。我們应该和群众紧紧結合在一起，在参加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斗爭中起“催化剂”的作用，把所学习到的一些科学文化知識，貢獻給农村的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

我們村的高中毕业生陈有为，去年暑假回村参加了农业生产。生产队的地瓜等秋季作物要施用化肥，他根据自己学过的农业知識，又查看了一些有关施用化肥的書，給社員講怎样施肥，用量多少，注意事項，完滿地完成了施肥任务，結果地瓜产量有显著的增加。社員們高兴地說，“有为学了这般手艺，真是个好样的！”后来队里讓他担任會計，他不但賬目管得清楚，还整天跟社員一起下地劳动，向老农請教生产技术。半年來，他已經基本学会各样农活。去年被評为“五好社員”“模范团员”。

不仅如此，陈有为同志还給大伙讀报，講時事，办黑板报。以往干活休息时，小伙子們不是打扑克，就是打打鬧鬧，現在，有为就教青年唱歌，講革命故事《紅岩》等。去冬农闲时，他帮村里办起了民校，教社員們識字，学政治。过春节时大伙想娱乐一下，他組織青年排了歌剧《新媳妇》。現在有为真成了生产队天天离不开的人了。他不是象一块“金子”无声无息地丢进了大海，而是把文化科学的种子带到了农村，使社会主义新农村更加活跃。他这颗种子已經萌芽生根，今后在党的阳光沐浴下，将会更好地成长，开出鮮艳的花，結出丰硕的果。

我們青年人都为社会主义做出成就的理想。但是，由于我們生活經驗不足，認識片面，又难免受一些旧思想影响，所以往往想的不符合实际。我就有过这样一段经历。我想考大学，当专家，偏偏沒考上大学；我想在城市工作，却偏偏把我分配到林場来工作，当了一名普通的林业工人。起初，我也認為在这山沟里，我的一切理想都将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可是，經過党团組織的教育，我明白了应当怎样确立自己的理想。

一心一意把荒山变成花果山

北京市延庆县 崔春风

而奋斗，为了这个理想，不計个人得失，埋头苦干，这种理想就是高尚的，也是建立在实际的基础之上的。像雷鋒，他虽然不是什么专家，也沒有重大的发明創造，然而他一心向着党，向着共产主义，一心为人民服务，难道能說他没有理想、沒有抱負嗎？像董加耕，他“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他真正摆脱了个人的私心，既有远大眼光，又能脚踏实地，难道不算有理想嗎？我們在农村、在山区的青年，就应该学雷鋒，学董加耕，把理想融合在群众集体的劳动中，把理想建立在实际的基础上。

国家贡献了一分力量，感到很幸福。我现在的理想，就是用自己的双手，尽快地多綠化一道山沟，多綠化一座山坡，給人民留下更多的财富。我認为只把在城市、在机关工作，搞科学研究，当专家，看作是个人的理想，那是錯誤的。我国六亿多人口有多少这样的专家呢？他們都是普通劳动者，难道他們就沒有理想了嗎？

如果我們有一颗紅在农村、专在农村的决心，脚踏实地去干，使一亩地增加一斤粮食，一棵树多結一个果实，看起来这种行动似乎是平凡的，但是平凡出伟大。如果真能这样，一亿亩土地就增加了一亿斤粮食，十万棵果树，就多結十万个果实。你能說这是微不足道嗎？我觉得，我們农村的青年人，要有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抱負，就要有亩产超过四、五、八百斤的理想，要有解决目前农业生产上迫切需要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的理想，要有把荒山变成花果山、米粮川的理想。

理想有燕雀小志，也有鴻鵠大志。如果把理想看成是个人出名成家，这种理想是渺小的，也是空虚的。如果把理想看作是为共产主义

理想有燕雀小志，也有鴻鵠大志。如果把理想看成是个人出名成家，这种理想是渺小的，也是空虚的。如果把理想看作是为共产主义



为什么说《施公案》是一部坏书

司馬从

××同志：

你在来信中提到，你们那里有个别青年爱看《施公案》，并且受到了不好的影响；你想劝他们抛开这部书，可又缺乏批判能力，希望帮助你分析一下。我觉得，你把《施公案》看成一部坏书，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我就来简单谈谈：为什么说它是一部坏书？

自清代嘉庆初年到光绪末年（公元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末），在这一百多年时间内，产生了不少公案小说，其中最流行的是《施公案》以及它的一些续书。它们不仅以小说流行，京剧中也有不少根据它们的情节改编的剧目，这些剧目在一个时期内也相当流行。这就说明，它们有着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

对于《施公案》这类小说，早在二十多年前，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评之为“恶书”。它们的基本思想倾向是落后而反动的，艺术描写上也是粗糙而拙劣的。

《施公案》产生在清代嘉庆年间，并在这个时候开始流行。从整个清代历史发展上来看，这是一个封建统治力量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是人民群众反抗运动高涨的时期。当时，全国各地的人民起义队伍风起云涌。有一次，在北京地区举行的小规模起义中，起义队伍甚至一度攻进皇宫。在人民群众的反抗力量的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采取了“剿

擒兼施”的两手策略：一方面，进行血腥的镇压；另一方面，又以高官厚禄来诱使起义队伍中的动摇分子变节、投降，同时，也招收一些原先也是反对官府、出身草莽的“绿林”人物来做他们的奴才和爪牙，帮助他们镇压人民和人民起义队伍。此外，清代的统治阶级还提倡和要求官吏们做“清官”，审理好一般的民事、刑事案件。这样既可以笼络人心，又可以整顿他们所要求的社会秩序。

《施公案》正是在上述的社会条件下适应封建统

治阶级的需要而产生的。这部小说，描写一个封建官僚施仕伦带着绿林人物中的变节投降分子黄天霸等，整顿社会秩序，镇压人民起义，从而表现出它的反动的思想倾向。

现在，我们从分析施仕伦和黄天霸两个人物形象着手，来看一看《施公案》所宣扬的反动思想的具体内容是些什么。

《施公案》描写的施仕伦的活动，大致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处理一般的民间诉讼；一类是镇压人民起义队伍和镇压反对官府的绿林人物。

施仕伦处理的一般的民间诉讼，不外是欺诈骗财、霸占他人妻女和谋杀人命的案件。施仕伦在处理这些案件时，在一般的情况下，都比较公正地予以断明。这样，他就被小说的作者描写成为一位“清官”。这也是施仕伦这个人物对有些读者最能起迷惑和欺骗作用的所在。

如果我们透过这些表面现象，来看一看施仕伦公正断案的根本意义，就可发现，所谓“清官”，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工具而已！

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为了有利于统治和镇压人民，常常声称自己是爱护人民的；官吏们也经常打着“爱民如子”的招牌。为了维持这种假面具，他们在某些行动上，例如在处理民间的一般诉讼争执时，就需要做出一些清正的行为。否则，如果这种假面具完全失去欺骗作用，那对他们的统治是十分不利的。

同时，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就要求保持封建社会秩序的安定。混乱的社会秩序是不利于他们的统治的。在他们看来，人民起义和有叛逆性的绿林人物的活动，固然是扰乱和震撼他们要求维护的封建社会秩序的，就是那些一般的刑事、民事案件也违反他们对社会秩序安定的要求。因此，他们既要求，他们的官吏对人民起义和反对他们的绿林人物进行镇压，也要求官吏们公正地审理一般的民事、刑事案件。在后面这点上，如果他们的官吏审清了案件，不仅可以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安定，还可起到笼络和欺骗人民的作用。

所以，施仕伦这个“清官”在断案时表现出来的“清正”，它的实质，也就是起了上述的作用。

正因为施仕伦是封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清官”，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他在处理案件时，对待案件中的当事人有时也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他对待一般的犯法者，或者是对待那些和最高统治者、朝中显贵关系不很密切的犯了法的土豪劣绅，还能制裁他们；但对对待犯了法的大官僚或者是和大官僚有密切关系的人，则从轻处理，甚至通融放过了。比如，他

任通州仓厂总督时，刚到任就发现有人盗米。结果，他抓了不少“抢米之徒”，不问情由，每人打三十大板，还把其中一些人枷起来示众。事实上，被他抓来的人中有不少是普通百姓，他们不过是因为无法糊口，乘机在街上扫了一些米而已。至于对那些用“大車小輛，拉出仓門”的大規模地盗米的人，因为他们和“皇亲”或者“五府六部”有关系，他只是写一个不准盗米的条陈，經皇帝批准后頒布，算是警告他們，却不願惩治他們。此外，他对一个作威作福的九門提督，也不敢在皇帝面前参奏，只是私下了事；在这“私了”的过程中，他还接受了九門提督的賄賂。因此，当他有一次听到一个傻僧說他“摄款訛鈔入私囊”时，就感到“戮心”，“不觉恼怒”了。

这里，我們不妨退一步来看，先暫且不分析封建时代清官的思想實質以判断施仕倫的“清官”行徑，我們只要拿大家熟知的秦香蓮故事中包拯斬陈世美的事情来比較，就可看出，像包拯那样的封建官吏，他还敢于制裁皇亲国戚，而施仕倫却不能。原来施仕倫只能以制裁一般的犯法者和在野的一些土豪劣紳来維持他的“清官”的假面具。

問題还不止于此。在《施公案》中，我們可以看到，施仕倫作为“清官”的斗争锋芒还指向人民起义队伍，指向民間好汉，即綠林人物。綠林人物的情况是頗为复杂的，但真正的綠林人物是与統治階級不合作的，而且是反抗統治階級的。統治階級往往丑化他們，說他們是盜寇，并且以“危害民間”的罪名鎮压他們，實質上是为了要巩固和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施公案》中对一些民間好汉的描写正是采取了这种手法。如把濮天雕、武天虬等封建社会里的叛逆人物丑化成为杀人放火的“万恶之徒”，同时把历史上的以于六、于七为首的农民起义队伍也歪曲描写为杀人越貨的盜寇，以这为借口，再描写施仕倫来鎮压他們。这时候的施仕倫，就完全是手上沾滿民間英雄人物鮮血的劊子手了。

《施公案》中描写施仕倫鎮压民間好汉和人民起义队伍，同时也描写他收买利用变节的綠林人物来为封建王朝服务。最明显的就是他利用黃天霸、賀天保这些变节分子来做他的得力助手。

黃天霸原也是和官府不合作的綠林人物，他为了要替江湖朋友报仇，夜入县衙行刺施仕倫。被捕后，施仕倫释放了他，他就从“饒命之恩”出发，归順了施仕倫，并且改名施忠，反过来杀害他原先的伙伴。这是十足的把个人利害看作高于一切的叛徒的无耻行为和毒辣手段。为了解剖黃天霸的叛徒嘴臉和奴才相，我們可以举書中描写的恶虎庄（按：在京剧中，恶虎庄被改名为“恶虎村”）事件为例。恶虎庄的好

漢濮天雕和武天虬原来是黃天霸的結义兄弟，他們站在綠林人物的立場上反对施仕倫，并且活捉了他。黃天霸去救施仕倫，先杀死了武天虬。濮天雕罵黃天霸說：“狠心賊徒，你为不全（按：施仕倫又叫施不全）一人伤却許多朋友。”黃天霸回答說：“小弟当初既順施县主，难顧朋情。古言：为人須始終如一。半途而廢，算是什么人物！”还說：“众位若无义气，以天虬为样，一鏢一个，諒无处可跑，試試天霸狠毒手！”这完全是翻云复雨的变节者的口吻。他对朋友們不是“始終如一”，却要对施仕倫“始終如一”；他自己杀死武天虬，早已完全不顧和他的結义之情，却还要求濮天雕等要顧“义气”，否則他就要下毒手。接着，他果然杀了濮天雕，并且还“滿面帶笑”地对其他在場的民間好汉說：“众家寨主，休要見怪，……小弟全信，难以全义，万望列位包涵。”在这里，黃天霸还是滿口“信”和“义”，但实际上只是說明，他为了死心塌地归順施仕倫，就必须杀害昔日的民間朋友。这是十足的对民間朋友的背信棄义，是彻头彻尾的叛徒和奴才嘴臉。

和黃天霸一样，原是綠林人物，后来归順施仕倫的賀天保，他在鎮压于六、于七的战斗中受伤致死，临死前对施仕倫說：“負了大人知遇之恩，来生結草銜环再报。”还对黃天霸說：“我今誤中飞抓，死而无怨。但願你侍奉恩公，不可懈慢，必要始終如一，方是正人，后来你必前程远大。”賀天保的这番話，倒是清楚地說明这两个人物的真正的人生觀：原来他們是为了“前程远大”，为了在封建王朝上得到功名富貴，所以才“死而无怨”地归順施仕倫。果然，在賀天保死后，施仕倫就奏請康熙皇帝封賀天保为“世袭指揮”，就連他的后代也得到了功名富貴。

黃天霸和賀天保，就是这样一流人。《施公案》的作者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的立場，把他們作为正面人物大加歌頌，把他們打扮成“与民除害”的“好汉”，把他們美化为“武艺超群”的“英雄”。这种手法，同丑化人民起义队伍中的英雄，和为反抗封建統治階級的綠林人物抹黑的手法相輔而行，就起着迷惑一部分讀者的作用。所以，揭穿这种手法，指出它的實質，也就更有必要了。

如果說，《施公案》通过对施仕倫的描繪主要起着散播“清官”幻想的欺騙作用，那末，它通过对黃天霸、賀天保的描写，更是起着宣揚忠心归順封建統治階級的投降思想和奴才哲學的反动作用。《施公案》的反动的思想倾向也正表现在这两个方面。

《施公案》中还有其他的消极成份，例如宣揚迷信思想，鼓吹封建道德观念等等。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加以分析和批判了。



用启发式的方法帮助同学进步

編輯同志：我是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在学校里担任学生会主席和团委副书记工作。我很愿意为集体多出一些力，很想把工作做好。为此我自己处处以身作则，也对同学们要求严格，哪怕是有一点点不好的现象，我看到了就给予郑重的批评。这样，有些同学就說我管得多，抓得死，真使人受不住。在一次生活会上，有几个同志也認為我这样下去，会搞坏群众关系，并举了一些例子說：“你批评了誰誰以后，人家就不常接近你了。”这的确是实际情况。編輯同志，我有些想不通，难道对同学要求严格就一定搞坏群众关系嗎？我今后该怎么办呢？請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

河南叶县完中 魏志豪

魏志豪同志：

你为了做好工作，使同学们更快地进步，对一些不好的现象能够进行严格的批评。这种严肃的态度，表现了对同志的负责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我们每个革命青年，都应该坚持原则，帮助同志进步。

既然严格要求是好的，那为什么会有的同学不愿意和你接近呢？我们觉得，这里有个方法问题。青年同学是最有生气、肯学习、要求上进的。他们当然会有缺点，但是我们团干部做思想工作时，一定要非常注意爱护他们的优点，适应他们的特点，主要采取启发、表扬的方法，去克服他们的缺点，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主动性，而不是简单地管，过多地限制，不适当地指责他们。严格要求要同热心帮助和耐心说服结合起来，而且因人制宜地做工作，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比如，对思想觉悟较高的同志，如果有了什么缺点，你直接当地给他指出，他可以很快地接受并且改正。但是对一些觉悟还不够高或年龄较小的同学，你如果老采取直接批评的方法，他就可能接受不了。这就需要更多地采取启发诱导的办法，更耐心地帮助他认识和改正自己的缺点。

你看过关于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报道嗎？一九六一年郭兴福开始搞练兵时，有些新战士连齐步走也不会。按规定，齐步走脚要踢直，但

有些新战士就是踢不直。于是郭兴福就批评說：“你走错了！”要战士重做。以后战士批评他态度不好。明明是战士走错了，为什么战士反而批评郭兴福态度不好呢？郭兴福开始也想不通。后来他反复地学习了毛主席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才认识到自己不对。因为他没有对战士的情况作全面细致的分析，没有划清成绩和缺点的界限，没有看出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原来在齐步走的动作中，包含有头正、颈直、两眼向前看、两臂自然挥动等八个要点。有些战士腿没踢直，固然是缺点，但其他动作还是对的，因此不应该笼统地批评“你错了”。从此，郭兴福看待战士就比较全面客观了，同时注意了启发诱导。这样，自己心平气和，战士也情绪高，学得快。这个生动的事例告诉我们，对别人的情况一定要作全面的分析，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这样，做工作才能使人心服口服。

为了更好地达到严格要求的目的，对同学要多多运用表扬优点、树立榜样等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有一次郭兴福带领战士在野外练习队倒动作。他给战士顾兰康讲要领、做示范，翻来复去教了好几遍，可是顾兰康的队倒动作还是作得不对。有的战士在一旁不耐烦了，向郭兴福建议：“对顾兰康应该批评。”可是郭兴福没有接受这建议，他

出乎大家意料地說：“今天应该表扬顾兰康。你们看，他累得满头大汗，别人休息他不休息，这种不怕难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在郭兴福的具体帮助和鼓励下，顾兰康继续苦学苦练，终于练好了技术，后来还当了班长。帮助同学就更应该采用以表扬为主的方法。这样，可以使他更好地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从而就能自觉地接受严格要求。

我们对非原则性的问题，就不要过多地批评。即使有些同学的错误应该批评，也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满腔热情地讲清道理，启发他们自觉地认识错误，主动加以改正。如果我们一味地指责他，往往就会使他手足无措，接受不了，甚至反感。这样，就不能达到严格要求的目的。

我们对待同学，什么时候都要讲究方法。怎样才能学会运用正确的方法呢？这就需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经常注意在工作中积累经验，克服和防止简单生硬的作风。同时，我们当团干部的同志，思想上一定要明确，自己是群众中的普通一分子，要使自己成为同学们的知心朋友，对人要谦虚、诚恳，要平等待人，有事同大家商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既对同学严格要求，又和他们搞好关系。

姚富根

1=C 2/4

詠 梅

为毛主席詩詞譜曲

—— 劫夫

(卜算子)

乐观

(女声齐唱)

mp *mf*

$\dot{1} \underline{\dot{6} \dot{1}} \quad \underline{3 \ 6} \mid \dot{1} \quad \underline{6} \mid \underline{\dot{1} \ \dot{6} \ \dot{1}} \quad \underline{6 \ 5} \mid 3 \quad \text{—} \mid \underline{1 \cdot 2} \quad \underline{3 \ 5} \mid$
 风 雨 送 春 归, 飞 雪 迎 春 到。 已 是 悬 崖

$\underline{6 \ 3} \quad \underline{\dot{2}} \mid \underline{\dot{3} \cdot \dot{5}} \quad \underline{\dot{1} \ \dot{6} \ 5} \mid 6 \quad \text{—} \mid \underline{1 \ 1} \quad \underline{2 \ 1 \ 2} \mid 3 \quad \underline{3 \ 5} \mid$
 百 丈 冰, 犹 有 花 枝 俏。 俏 也 不 争 春, (哪)

$\underline{6 \ 6} \quad \underline{5 \ 6 \ 4} \mid 3 \quad \text{—} \mid \overset{f}{\underline{\dot{1} \ \dot{1}}} \quad \underline{6 \ \dot{1}} \mid \underline{\dot{3} \cdot \dot{2}} \quad \underline{\dot{1}} \mid \underline{6 \ \dot{2}} \quad \underline{\dot{1} \ \dot{6} \ 5} \mid \underline{\dot{1}} \quad \text{—} \mid$
 只 把 春 来 报。 待 到 山 花 烂 熳 时, 她 在 丛 中 笑。

(女高音) (男高音) *f*

$\underline{\dot{1} \ \dot{1}} \quad \underline{\dot{2} \ \dot{1} \ \dot{2}} \mid \underline{\dot{3} \ \dot{3} \ \dot{5}} \mid \underline{6 \ 6} \quad \underline{5 \ 6 \ 4} \mid 3 \quad \text{—} \mid \underline{\dot{1} \ \dot{1}} \quad \underline{6 \ 5} \mid \underline{\dot{3} \cdot \dot{2}} \quad \underline{\dot{1}} \mid$
 俏 也 不 争 春, (哪) 只 把 春 来 报。 待 到 山 花 烂 熳 时,

(女低音) (男低音)

$\underline{6 \ 6} \quad \underline{6 \ 5 \ 6} \mid \underline{\dot{1} \ \dot{1}} \mid \underline{1 \ 1} \quad \underline{3 \ 2} \mid 1 \quad \text{—} \mid \underline{\dot{6} \ 5} \quad \underline{6 \ \dot{2}} \mid \underline{\dot{1} \ \dot{6} \ 5} \quad 3 \mid$

$\underline{6 \ \dot{2}} \quad \underline{\dot{1} \ \dot{6} \ 5} \mid \underline{\dot{1}} \quad \text{—} \mid \underline{\dot{1}} \quad \text{—} \mid \underline{\dot{1}} \quad \text{—} \mid \underline{\dot{1}} \quad \text{—} \mid \underline{\dot{1}} \quad \text{—} \mid$
 她 在 丛 中 笑。

$\underline{3 \ 5} \quad \underline{6 \ 5 \ 3} \mid 6 \quad \text{—} \mid \underline{1 \ 1} \quad \underline{2 \ 1 \ 2} \mid 3 \quad 3 \mid \underline{6 \ 6} \quad \underline{5 \ 6 \ 4} \mid 3 \quad \text{—} \mid$
 俏 也 不 争 春, (哪) 只 把 春 来 报。

$\underline{\dot{1} \ \dot{1}} \quad \underline{6 \ 5} \mid \underline{\dot{3} \cdot \dot{2}} \quad \underline{\dot{1}} \mid \underline{6 \ \dot{2}} \quad \underline{\dot{1} \ \dot{6} \ 5} \mid \underline{\dot{1}} \quad 0 \quad \cdot \parallel$
 待 到 山 花 烂 熳 时, 她 在 丛 中 笑。

$\underline{6 \ 5} \quad \underline{6 \ \dot{2}} \mid \underline{\dot{1} \ \dot{6} \ 5} \quad \underline{\dot{6}} \mid \underline{3 \ 5} \quad \underline{6 \ 5 \ 3} \mid \underline{\dot{1}} \quad 0 \quad \cdot \parallel$

(注: 唱时可用中等速度, 要注意歌曲的意境, 不宜唱得过快或过于跳跃。——编者)

